

年

卷

期

1

8

第

第



● 八月十八日

世界書局發行

戰時常識一冊	防空常識一冊	防毒常識一冊	戰時後方工作一冊	戰時治安一冊	戰時金融一冊	戰時生活一冊	戰時衛生一冊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購置宜

非常時期非常常識
各地學生會
各地完政機關
第一版



真光照相館



專攝上等美術照片，定價克己。
兼代客沖印放大各種軟片。
時間迅速，出品精究。

地址：江漢路中市二一七號
電話：第三三〇一一號

武漢日報

華 唯 大
中 一 報

具 有 十 大 特 色

公正社評
學者專論
各種副刊
翔實電訊
名家小說
正確商情
精美畫報
編排新穎
印精刷晰
寄遞敏捷

社

址 漢口江漢路四八六號

無有

線電報掛號
七八二五號
一七八二五號

社長室 二四七四八號

編輯部 二一一一五號

電 話

會發行處
廣告課
二二一三三號



錢錢上串

(錢錢上串)是形容不浪費而勵行儲蓄的一句俗語，儲蓄本是致富的不二法門，倘能節省浪費，儲蓄起來，自然錢錢上串，富裕可期。

僱戶在本會儲蓄，每月祇須存入三元，或六元，十二元，期滿時除全數還本之外，並享優厚紅利，而且每月抽籤一次，特彩二萬五千元，另有其他大小彩金甚多，儲戶一經入會，隨時有中彩致富希望。

此種·還本·給利·有彩的儲蓄，真正可謂(錢錢上串)，行之極易，得之極豐，為致富興家的唯一捷徑，有志儲蓄者，幸趁此新春，從速入會。

(詳章承索即寄)

中央儲蓄會

漢口分會

會址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中一大樓
電話 二二三三八八號

武昌支會

地址 武昌漢陽門新武昌
路九十一號
電話 四一六八四號

奔 濤

第

一

卷

第

八

期



奔濤半月刊一卷八期目錄

文 論

文藝與教育……………朱全紀(四一—四四)
 戲劇與觀衆……………白 雲(四三—四六)

文 散

雨天觀足球賽……………郭 衡(四五—四七)
 戰線風景(二)……………滌 紫(四九—五二)
 這是一條苦路……………方家達(四八—五〇)

隨 筆

故宮詞(詩)……………馬文珍(三一—三二)
 萬歲亭……………施施鎧(四八—五〇)

小 說

婚事……………紀 沅(三一—三三)
 一夜……………濮五定(四一—四七)
 旱……………黛 梅(四一—四六)

劇

王秀才的使命……………張菱鈴(三七—三九)

編輯後記……………

編 者(三一—)



文藝與教育

朱全紀

天壤間瀰漫了初夏的氣息，一切都繁茂了。民族文藝也欣欣向榮，開着燦爛耀目的鮮花，歌舞在人間了。

「我們試一檢查國內流行的文藝作品，這是於思想有相當影響的，我們覺得這些文藝作品，大半幾乎可以說是全部對於現在社會經濟，充滿着消極的破壞思想，沒有一些積極的建設思想，他們似乎是應用了文藝作家的一句：「只指病症不開藥方」的口號。」五月三日（汪精衛先生在中央紀念週講。）的確，目前的文藝作品大半犯着這個毛病，沒有前進。老是在某一個地方兜圈子，這實在是一種危機。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建設的文藝，而不是空談的文藝以至於破壞的。

然而，文藝建設的理論是什麼？理論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是什麼？這些都是在談文藝建設工作之先應得的答案。拙作民族與文藝一文，（載本刊第五期）曾論及到這個問題。它的結論是：

在如何建設民族文藝的口號喊出後，便應該積極的一

致的先從事下面的各種淨化工作：

消滅危害民族的普羅文藝！

掃除傷感主義的頹廢文藝！

糾正個人主義的浪漫文藝！

廓清腐敗觀念的封建文藝！

蕪蕩詭譎阿媚的奴隸文藝！

反對有閒階級的幽默文藝！

這種淨化工作是一種實際的工作，絕不是一種空頭的口號，更不是用來改改空氣，湊湊熱鬧，壯壯社會的體面就算了事的。同時這種淨化工作更需要積極的建設工作來扶助。

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明民族文藝建設之理論的路向，並指出民族文藝建設是上述各種淨化工作的工具，因為淨化工作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拿貨色來」，因為要用「拿貨色來」去作淨化工作的工具，所以應該積極的從事民族文藝建設。本文的寫出，是站在這個立場來談怎樣從事

民族文藝建設工作。

在建設工程裡，最要注意的，就是經驗的歷程。任何一種事物都有作與受兩方面，作是手段是工具，受是目的。離開工具而空談結果，或拋棄手段而高談目的，是不懂經驗的本質的。民族文藝的建設工程自然不能離開這個原則。就文藝自身的歷程講，文藝是由感官而生情緒，由情緒而生想像，由想像而生思想，由思想而構成詩歌，小說，戲劇等等形式。民族文藝的建設工程，就是專講這種經驗歷程中的手段問題或工具問題。具體的說，就是如何能使其由感官的刺激順利的達到代表時代精神并維護和推進民族之生存與發展的文藝。

這種手段或工具，自然就是教育了。因為教育也是一種手段或工具，它也是以民族的需要為出發點，以維護并推進民族之生存與發展為歸宿的。所以民族文藝的建設，自然須倚賴教育，藉教育的力量而完成民族所需要的文藝。下面就是用這種見地，談民族文藝如何建設。

第一，我們應該使每一個從事文藝的作者，都能深切的體驗到民族文藝是中國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文藝。無論普羅文藝，頹廢文藝，浪漫文藝，封建文藝，奴隸文藝以及幽默文藝的作者們都能覺悟到這種迫切的需要，就是說那要有這種內心的自覺。這種工作，絕不是強制，壓迫所能生效的。是必須他自身感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由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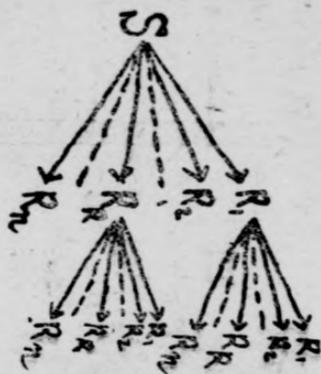
裡生出自我的覺悟，才能有效。譬如：當人們肚子餓了感覺吃飯的需要時候，無論什麼食物，都吃得特別香甜有味。這是因為他自身受了一種刺激，所反應出的一種特別感覺的緣故。所以這種自我的覺悟，是必需他自身受着一種特別的刺激，才能有所自覺。同時，一般落伍或過激的文藝作者，他們的思想已經被麻醉，并且麻醉得成了習慣（也可以說成了嗜好），所以必須用一種强有力的刺激，才能使他覺醒，才能使他感覺迫切的需要。這種工作，是需要廣大的普遍的教育力量，用教育的力量去誘導，用教育的力量去改造他的內心。

其次，我們要使每一個從事文藝的作者，都能發生民族文藝正常的反應。因為我們的感官接受了某一種刺激以後，所發生的反應是極其複雜的。譬如：當我們的感官偶而遇見一個奇特可愛的瀑布的刺激時，一定會發生種種不同的反應，構成種種不同的情緒，發生種種不同的想像，思想和形式。用心理學來表明它，就是：

S → R

這是表明某一種刺激，(Stimulus即S)經過甲神經組織接受刺激，再經過乙神經組織傳遞刺激，然後經過丙神經組織發出反應(Response即R)。但是神經組織一經接受刺激S後，不僅發生一個R的反應，往往發生種種不同的反應，甚至發生N個不同的反應，當然這其中也含有正

常的反應。再，這N個不同的反應，往往又經過內在的刺激，又發生種種不同的反應，稱爲第二級反應，以至於第N級反應。用圖表明如下：



就瀑布來講，有用寫景的觀念描寫它如何的美，如何的可愛，也有用寫實的觀念寫出它能作何種工業製造的動力，有若干匹馬力能發生若干工作效率。就是一個人也往往會在同一時間之中，發生不同的反應。在這種場合之下，就全靠教育去影響他，去規範他。如果仍回到心理學的領域裡，諱民族文藝的建設，便是如何消滅上述各種不正常的反應，並如何制止各種不正常反應的發生；同時更常積極的培養各種正常反應的發生，並從事各種正常反應刺激的的研究。——這種工作自然也需要教育的力量，甚至也

可說就是教育的功能。

其三，我們應該使每一個從事文藝的作者，都能養成文藝的健全人格（人格自然不僅作倫理的道德與不道德解。居覺生先生有一次在南京匯文女中講演，他說：『學文藝的人往往有種通病，就是每當一件困難問題煩擾到心境的時候，往往不設法求問題的解決，就提著筆寫一首解悶的詩或一篇小說，等待詩或小說寫完以後，悶也解了，氣也消了，好像問題也就解決了。』的確，這是在從事文藝的作者中可以常見的一種病態。此外，我覺得還缺少一種虛心研究的精神。前時時曾有人在報上發表過這樣的論調：『中國劇本共有六百多種集子，除了已演過的以外，其餘的都是狗屁，寫的人是混蛋，印的人是糊塗，買的人是傻瓜。』姑無論這種籠統的說法是否無錯誤，但已充分的表現了沒有虛心研究的精神。這種種錯誤的更正，人格的修養，是需要教育的力量來糾正，來規範。因為教育是經驗繼續的改造，也可說就是習慣的革新和人格的健全。一個從事民族文藝的工作者，更需要健全的人格，一切均須由自我健全起。這也就是貨色的一種。

上面這三種說法，可說是民族文藝建設工程中最最低度的工作，也必須有它，上述的各種淨化工作才能有所扶助，民族文藝才能有完成的可能。完成民族文藝的這種任務，很明顯的，自然就是教育的力量，就經驗的歷程講，

也是一樣，民族文藝的目的是以民族的需要爲出發點，求得民族之生存與發展的文藝。所以民族文藝是文藝的目的或結果。而民族文藝的建設，又是需要借重教育的力量，以教育爲出發點，求得一種對民族生存與發展比較更大更

好更有力量的一種工具價值，而完成民族文藝的任務。所以教育之與文藝是民族文藝的手段或工具。教育與文藝的關係，以及它在民族文藝中所處的地位，在這裡我們可以窺知一般了。

漢 浙 江
口
葆元參燕號
人參鹿茸
白燕蒙桂銀耳
老店黃陂街瞿家巷口
支店一碼頭江漢路中



雨天足球賽

郭 衡

這是一篇譯品，原作者鴉見斯輔。因原文不在身邊，不及和拙譯對照，錯誤在所難免。又在久已不看文學書，不知國內已有
 頗見的譯作否？如此關係重譯，則未免有掠美之嫌。姑妄抄之，以實棄濁。

我於S女子大學演講終了的第二日早朝，乘了第一號火車出發，爲的是要去看Y大學的足球比賽。Y校的敵手是H校，今年Y校因爲在東部全勝了，所以具着七分勝味。可是這兩校的比賽是有傳統而轟動于亞米利加全州的。足畢竟是喜歡運動的美人，當着秋之足球賽的季節，差不多誰都是撥開一切而愉悅着。當着比賽的日子，各地不知開了多少特別快車。汽車呢，更是從紐約到N埠，蜿蜒七十三哩，不斷的滿載群衆來。比賽場是已容了八萬人的廣大的處所。正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比賽。Y校的男女，持着深紫的小旗，而H校却是持赤色的。特別是女子的帽子服裝手巾，甚至于袜子，都是穿着應援學校的顏色，如此的廣場裡，真把一個廣大的看台像是染成花園顏色的一般美麗。尤其是年青的女學生爲最多。凡是來到這裏的人們，總都懷着某種的期望和感激，而非常昂奮着。年年的足球賽，都在這樣光明正大的背景之下舉行的。

得了住在Y校的松本重治君的領導，去看我有生以來未曾看過的球賽。在寄宿舍的食堂裡吃完飯之後，却湊巧天下了雨來，可是我的意氣，却很揚揚的，在雨天中步向賽場去。雖然是踏翻了泥濘，却仍已人山人海。越是想着究竟從那裡來了這末多人的時候，陸陸續續的，越是來的多。已經濕透了美麗服裝的很多姑娘們，携着男女們同伴的手，且談且笑，興致勃勃的走進場來。

看台的觀衆們正各自虎視眈眈的注視着。可是運動場，已被竹籬般的雨點漫射透了。滿庭的觀衆，因爲不能撐開雨傘的緣故，所以一任着雨打濕了外套的領子。到了午後，滿天愈是黑暗，最後的希望，似乎已告斷絕，因爲雨，續續不斷的落下來了。

突然，閃的一聲，從對手H校方面喊來了。舉頭一看：音樂隊爲先導，胸前各各繙了赤色的H字，極嚴肅的在雨中進出。在中央兜了一個圈子之後，就走向預定的地位

去。接着H校方的正面，現着一個壯漢的雄姿，他充了導唱者，領導唱着校歌。H……H……H……羣中的熱烈叫聲，在泥雨中，雷般般的响了。

接着，坐在我週圍的看客，一齊拍手起來，大家都站立座位的上面，看吧，原來是Y校的常勝軍進來了。啊！這是多麼壯觀呢！二十二三歲熱烈的青年們，粗大的體格，套以運動服裝和深紫色的袜子，勇猛莊嚴的走進來。

這時候，我覺得，像是波濤般的某種感激迫至我胸中來了。

兩方的選手，都已整起陣容，分佈於廣場中，叭叭叭喇，萬雷震動的拍手，很遠很遠相續着，各選手走向所定位置後，俄而彎了腰，橫着身，開始巷戰了。

具有男性的英雄氣概——這時候，忽然的我腦裡像是通過電流般的感想：是的，自己的男孩子，要是叫他運動的嗎？那末，惟有足球了。我這樣的想像着。

在這八萬的觀衆之前，誰也看得見的公明正大的廣場裏，用了全力的姿勢，以週身捍衛的一瞬間的青年們的英姿，是具有何等難犯的權威！具有何等純摯的莊嚴！

就我所看過的任何運動，就沒有像這樣的陣容，也沒有像這樣像煞有介事的認真對敵的。在學生時代，過了擊劍一類的運動的我，由來，對外國的運動就感到一種不滿足。可是，現在，看了這樣的足球賽，我開始滿足了。因

爲我看到何等的緊張，何等的認真，都滿溢於選手們的週身了。雖是被雨濕透了，然而我仍是非常的興高采烈！

突然，一人把球投向選手的背後去，啞！十幾個大漢，像裝置電氣的器械的敏捷，一齊殺到！受了球的一個人，如駭電般的章歇天的神速，剛在泥中滾跑，十幾個人的英姿，又一齊如暴風雨般追跟過來。拍！拍！互相爭扎，啞！啞！又倒地了。啞！啞！泥濘似是懸瀑的高飛於周圍數十步內。這，這真是怎樣的壯觀啊！

這樣運動，的確，的確使我氣也喘不過來的看着，是有生以來未曾看過的有異味的事情。想到這裡，我把從外一直滲透到袜子事情，完全沒有想念過，簡直完全忘記了。男性的美國魂，變成廿餘個青年的雄姿，而具有阿修羅的勇猛！又，八萬的美國人，整齊的衣履及一切的一切，都被雨滲透了。看來，又使我生了像是古代希臘人看奧里摩比亞的運動之精神的感想來了。

美國國民生活的主要的斷面，已經被我窺見了，我這樣的想着。

× × × × × × × ×

「後記」此篇譯稿，已埋沒七個年了。前幾天因爲下雨無事，整理破書堆，偶然發現牠。重讀一遍，覺得拙譯雖是一塌糊塗，但原來的文筆却很生動，所以很興奮的把牠介紹出來。可是提起筆來重抄原稿時

，眼瞧着陳舊的稿紙，手裡一面寫，腦裡却一面浮起無窮的往事，使我悲傷！

廿年初夏，正逢着明大，早大，慶應棒球賽，我幸運的在學校裏抽到一張十元代價的入場券，這在日人，真像得到寶貝一樣，但由來對於運動很淡薄的我，却漫不在乎的隨手把這張券送給一個朋友。回到住所，無意裡翻看書本，却發現了這一篇文采翼翼的作品，一口氣讀完以後，卻鼓起我對於運動的興趣，回想方才這一張入場券，真有些惋惜，因順手把他譯下來，留作一個惋惜的紀念！這時候，東北逢着萬寶山事件，漢口正鬧水災，在島國上長望東亞天空，正佈着慘淡的風雲！

作品譯後，放在書籍裏，而日，而濕，而悶，而粵，以迄平津。輾轉奔波，不見主人之面者，約有四年之久。直至廿四年初夏，華北開五省運動會，我翻出這篇文章，看來興致又勃勃起來，想此次不可錯過機會，在此可以窺見中國「國民生活主要的斷面」了

。可是不幸的很，當着這盛大會開幕，舉行升旗禮時，繩子忽然斷了，兩面黨國旗，便隨風在空中颯颯着。看了這般光景，使我未終幕而離場，結果，又是遺憾。但這遺憾還小，過了二個月，華北黨部一轉撤退，冀察特殊局面成立，這遺憾却可無窮了！

來漢以後，早把這篇譯稿忘記去。可是每次中山公園的運動會，都有我的足迹。而規模較為宏大的，要算這一回八屆全省運動會了。於是更不得不抽暇去賞識賞識。那知道當着廿三日決賽足球時，湊巧天下大雨，像是這一篇文章，是為着這次運動會寫的。數年前的惋惜，或者遺憾，至是都成泡影。唯有今年此日，我們看到：莊嚴前進的背境下，把男性的中國魂，「變成二十餘年青年的雄姿」了！

「現在，看了這樣的足球賽，我開始滿足了」可
是追憶這一篇譯稿的盛衰本末記，又寧不「感慨多
之矣」！

五卅紀念日譯者附記



萬歲亭

施施 鑠

暮春三月；

梧桐樹的碩葉，映着庭院里的綠堦金鎖，雕欄玉戶，

更顯得分外地沉寂，陰涼！

遙遠地望過去：

葱翠的煤山，在三月里綠了。

沉靜的北海；在平靜的三月，泛不起漣漪，長橋的影

子，臥在沉靜的水里。

湖水里有綠萍點點，

湖邊，有剛綠的蒲葦。

在湖邊，在山麓，蒼松翠柏之間，聳立着「五鳳樓」。

風雨剝蝕了的匾額，朱欄，刻滿了龍和鳳的石柱，金

壁輝煌的殿門，鑄着五個展開了翅膀的金鳳。

樓頂上，綠色的琉璃瓦，紅色的琉璃瓦，黃色的琉璃

瓦，在三月的陽光下，映出各種不同的彩色。

靜穆的紫金城，莊嚴的紫金城呀！

祇有鴿子不時的叫一兩聲。

萬歲爺心里爲了流寇未平，焦急得無心來欣賞這良辰

美景。

（前夜聞報李闖攻打東直門，坐在昭陽宮，整整地嘆息了一晚，周皇娘，也急的哭了。）

今晨萬歲爺在朦朧中醒來，站在貴妃榻上跳着，笑着，說是流寇敗了。

待周皇娘，跪在貴妃榻下叫，「萬歲爺！早安！」的時候，萬歲爺，才知道那是一個夢。

宮娥們服侍萬歲爺浣洗了，梳了一個髻，戴了雁領帽，穿了一件袞龍袍。

司禮太監王承恩叩頭請了安，起來後站在一旁，不時地用眼光，偷偷地望望萬歲的臉，瘦削的黃臉，腫了的眼皮，失態的神氣……王承恩心裏很難過，又跪下，問着：

——「萬歲爺，龍顏異常……」

——起來。朕自昨晚得知流賊圍困大明門，攻我東直門，內心不安得很，一夜沒有睡，朕民苦矣……朕祖宗何等英雄，何等興旺，今傳至朕，萬里河山，一旦送入賊手，叫朕死後，有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

萬歲說着，眼淚也從那疲乏的眼角裏一串的流出了。

王承恩心裏也很難過，這樣的安慰着萬歲：

——啓稟萬歲爺寬心，我大明真命天子，自有皇天保佑，昨晚東直門告急，已有李國楨等竭力禦賊，終晚未曾

攻入，而且賊首高迎祥陳永福等已在西江米巷伏誅。……

流賊指日可平，望萬歲爺寬心保重玉體……

萬歲爺用袖拭去了眼淚，帶着愁容吩咐鸞駕升殿。

萬歲爺上了鸞駕。

由寢宮直望到昭陽正院

平坦的大理石的路，長了青苔，兩邊大理石的白欄

杆。

梧桐樹的綠蔭，沉靜的湖水，點點的綠萍，

沉靜的湖水，泛起閃閃的金光，

金色的朝陽，照着雕欄，綠堦，

遠遠的山，樓臺，——「五鳳樓」的金色的鳳，琉璃

瓦，一一都在目前。

院子裏間或有一兩聲鳥叫，

鸞駕的轎轎聲，在遙遙地消逝了。

二

三月十九日的上午：

金碧輝煌的「五鳳樓」，巍巍峨峨，聳立在煤山之麓，

湖水里映着沉靜的影子

只有微風吹過時，樓角的銅鈴叮噠。

萬歲爺焦急得什麼似的，太監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跟着萬歲爺，不知所措地。

王承恩扶着萬歲爺登上了五鳳樓的三樓。

猛然的一聲砲响，把萬歲爺駭得脚一軟，撲通的摔倒了。王承恩也駭得脚戰手抖，半响，王承恩跪在萬歲爺前，

扶起了萬歲爺坐在地上，把萬歲爺亂醫理了一下，又把萬

歲爺跌掉了的雁領帽，拾起來為萬歲爺戴上了。萬歲爺只幽

幽地叫：

朕民其矣……朕祖宗何等英武……朕死有何面目見祖

宗……

——陛下！陛下！王承恩跪下叫着。

砲聲傳來，越來越緊張了，

城外天邊目極之地，有黑煙滾滾，因為是白天里瞧不

見火光，

濃烟衝起後數分鐘，便「嘯」的一聲砲响。

——陛下！陛下！萬歲爺！王承恩喊着，手戰脚顫的

喊着。萬歲爺半响才睜開眼睛叫着：

——朕民苦矣……

侍鸞駕的太監，趕上樓來，招扶萬歲爺上了鸞駕，返

殿休養，同時，萬歲爺在想如何解除危險。

半响萬歲才恢復常態道：

——卿鳴鐘召集百官，看他們有何主見，再作道理。

卿去……苦我民耳……

——領旨

王承恩拜了站起。來。上鐘樓去鑼鐘去了。

三

莊嚴的皇極殿：

「正大光明」的匾額，放着眩目的金光，朱紅的柱上，雕着張牙舞爪的金龍，白玉鋪成的一步高一步的階

級，

殿上正中的龍座上，坐着的萬歲爺

衣龍衣，冠皇冠，履白底厚靴……

朝鐘撞了數起，只有襄城伯李國楨到了。

在殿下三呼萬歲。奏東直門失守……

萬歲爺眼淚溶溶的說：

——我朱由檢掌管山河，一十七載，並無失德，今日

如此，也是天命……

說後，君臣相對的啼泣着，接着痛哭起來了。

萬歲爺忍不住哭叫李國楨起立，很淒慘的說：

——今外城已破，皇城難保，如何是好？

襄城伯無可奈何的這樣回答：

——皇城雖危，待附近救兵到來，共滅流賊，以保社稷，請我主暫且寬懷，回宮保養，守城之事，自有微臣料理……

萬歲嘆了一口長氣：——

——卿家雖有忠國之心，料想天命難以挽回，卿且速去守城，孤家且回宮去……

萬歲登上駕去了。

莊嚴的皇極殿，又沉寂了。

而朝鐘，仍在斷續地撞着。

沉靜的宮里，不時地傳來斷續砲聲。

四

萬歲爺失魂似的下了。駕駕直入寢宮。

周皇娘及公主太子乘宮娥，聞聽說駕到，連忙圍攏來

問消息！

——外邊流賊消息如何？陛下還是早些逃出城去，以

免臨時落難。

萬歲聽着又哭了起來。

周皇上也哭了。永定二太子及公主徽妮。像要喊破喉

嚨的噙了起來。

萬歲哭着對周皇后說：

——賊已破京城，大事去了，誰料祖宗的錦繡江山，

一旦失在朕手，國亡君死，理之當然，御妻，你平日深明

大義必有個主意……

周皇后聽說，痛哭了一頓，悲憤地說：

——妾怎敢偷生，理應殉國，願陛下早奔外省，以圖恢復江山，妾死九泉，亦得瞑目矣，……

萬歲，皇后，太子，公主，及各太監，衆官娥，妃子，均團團圍着痛哭。

整個宮院里，充滿了悽慘的聲音。

王承恩等跪在地上勸慰萬歲。

萬歲爺吩咐太監把永定二太子送到了外戚周，田，二萬氏的家里去。

又吩咐衆官娥避去，

永定二太子，哭哭啼啼的由太監們把他們帶出了寢宮。萬歲爺沉默地望着，望着，一直望到永定二太子出了昭陽正院的路盡頭，看不到太子的影子時。

衆官娥都退去了這寢殿，而站在外花園里，鴛立着拭着眼淚。

萬歲回頭，不見了周皇后，只有徽妃公主在貴妃榻上，哭得打滾。

紅腫的眼睛，淚在臉上縱橫的流着。

風冠已跌在地上，紅袖已被淚水浸透了。

十五歲的公主，宛若仙子臨凡呵！

萬歲見了，又愛她，又心痛，想到賊進城，這孽障逃又不能逃，留之又不美，反貽朱氏之羞。萬歲怨恨的說：

——汝何故生我家！唉！汝何故生我家！

徽妃公主仍舊倒在榻上痛哭，萬歲爺在房里踱來踱去，又不知周皇娘到那處去了，又不知把徽妃公主，怎樣搬落，左思右想，急了從壁上取下了寶劍，拔出了劍鋒，咬着牙鼓着眼睛這樣喊：

——汝何故生我家！汝何故生我家！

劍刺的一聲，白光一閃，砍中了公主的左肩，公主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衆官娥，一齊擁進來，跪在公主前痛哭。

萬歲心傷手軟，脫劍在地，人亦暈倒了。王承恩亦撲倒在萬歲跟前。

萬歲蘇醒了過來，又有官娥走過來跪在跟前這樣告訴他：

——周皇娘殉國了。

萬歲心裡和如刀割一般，又昏過去了。

寢殿里，哭公主的，哭皇后的，哭皇帝的，哭江山的，……

哭在一堆。昏沉沉地。天昏地暗。

一切都是悲慘的。

五

寢殿里，哭聲震天。

萬歲蘇醒了，命王承恩去打聽流賊的消息，並想法逃避的路。

王承德領旨去了。

萬歲悄悄地一個人，走出了寢殿，循着湖，繞着煤山走去。

山上樹木蔥蘢，悄無人聲。

萬歲潛至萬歲亭，憑欄一看：

只見：

白旗在城樓上招展，

黑煙冒在天空，炮聲隆隆：

萬馬向城內奔騰，殺聲震天。

萬歲目睹看到這般情景，他咬着嘴唇脫去龍袍，又咬破了指頭以血書於藍色龍袍的白胸襟上，以爲遺詔：詔上而這樣的寫着：

「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刳分裂，毋傷百姓一人。」

去了冠，散了頭髮，嚎陶大哭了起來，他有千言萬語要說，但說出來的只有這幾句：

「苦我民耳……我朱由檢掌管山河，一十七載，並無失德，今日如此，亦是天命……」

萬歲左右四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只見皇城上已滿插了白旗，殺聲震天，宛若萬馬奔騰，他愈哭愈傷心，於是用劍割碎了龍袍的一邊作一根長帶掛在萬歲亭的匾額的

橫木上，將龍袍仍舊穿好，以散亂之頭髮，覆着面孔，狂哭喊着：

「……我祖宗，何等英勇……萬代江山，失於我朱由檢之手……朕死有何面目見祖宗……」

陡的將頭懸在於帶子上。一脚着紅色的綉花龍鞋，踏在欄杆上。一足赤着懸空。遠望過去，看不清面孔，只見髮披散在胸前，和藍繡花龍袍的白胸襟前點點的紅血遺詔。

王承恩領旨去打聽消息，尋找脫逃的出路。在紫禁城跑遍了，城門都鎖着，哭聲，殺聲像要震破耳朵，出路是找不着，便祇有回昭陽正院找萬歲爺商量。

剛走到正殿里，碰到了一些太監們，也正在找皇上，有一個說萬歲爺一個人從寢殿里悄悄地出來，他不要太監跟從，一個人走的。

王承恩聽了大驚，他知道萬爺一定是自盡了，但不知是跳了水，還是自刎了，自縊了。於是各自分途去找萬歲爺！

當王承恩走過了「五鳳樓」，從「千秋亭」右過，經過了一帶蒼松翠柏的陰涼的古道，遙望見「萬歲亭」上吊着一個人，衣藍色龍袍，以髮覆面，走近來，抬頭一看，便知道是萬歲爺，遂連忙跪下，痛哭着：

「……萬歲爺陰靈請待微臣一路同去侍奉左右……。」

遂解下腰帶，自縊於萬歲爺之側。

一些衆太監分途尋找皇上，也尋到了煤山，聽見萬歲亭，已有人在號啕大哭，待他們一齊起來，只見亭山吊着兩個人，一個是皇上，一個是王承恩。大家一齊跪下痛哭着，有的在岩下碰死了，有的用劍自殺了，有的自縊在樹上。

萬

從萬歲亭側望過去：

亭子里，吊着皇上，及王承恩。

歲

峭嶙的岩石下，睡着一些碰破了腦袋的人，和一些死在血泊里的人。

亭子傍邊的樹上，掛着一條一條的死屍。

從樹林里望過去：

「五鳳樓，」聳立着，

北海沉靜的泛不起波，長橋的影子熟臥在水里。

昭陽正院里，高大的頹梧。

再遠遠的望過去：

黑烟漫滿了天，熊熊的火光，

城門上，滿插着白布旗

，充滿了這莊嚴的紫金城！
只有砲聲，殺聲，哭聲，馬的奔騰聲，及一切的雜聲

國際問題講話

陶滌亞著

內容豐富，言論精闢

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故宮詞

馬文珍

踞踞的大石獅子守着銅釘金鑲的朱門，
華表在冷清清的街道旁高聳入雲，
再不見有玲瓏的風鏡照着早朝的轎馬，
也不見有親見的使臣立在是天下；

只有明霞早晚都是一樣，
在天際抹着艷麗的宮裝。

五鳳樓的金頂飛檐有多少雄豪的幻想，
乘長風跑上三海澄清如鏡的碧浪，
環岸的綠樹蔭中有白頭老人扶杖閒望，
西山一脈荒寒的影懂得他的心腸；

只有明霞早晚都是一樣，
在天際抹着艷麗的宮裝。

野花草生滿儀過翠螿金輪的雕龍御路，
大漠的塵沙磨闐殿上富貴的畫圖，
鱗首空想再看當年擊毬射柳的遊戲，

廢苑已沒有在月夜吹風笙的宮女；
只有明霞早晚都是一樣，
在天際抹着艷麗的宮裝。

誰還珍重御溝的紅葉聽出莊嚴的宮牆，
冷冷的水流着一些淒涼與一縷香，
金雕漆的屏風前再聽不見傳花的鼓響，
黃緞的繡枕像一對病懶懶的鴛鴦；

只有明霞早晚都是一樣，
在天際抹着艷麗的宮裝。

玻璃罩內盆景珠翠的花柔寂寞的顫動，
但無人盛裝獨坐搖着腳下的金鈴，
百年恩寵正像檐前的晚風夢似的吹過，
讓滿庭涼露洗褪頰上胭脂的顏色；

只有明霞早晚都是一樣，
在天際抹着艷麗的宮裝。



婚 事

紀 沅

臘月裏的風，直是尖溜溜地逼人，就像刀子剜的疼，鄉村裏可不管這個，越是這大年根兒底下，越透着熱鬧——「娶兒聘婦的着實多，也許你要怪他們這一起傻瓜，幹嗎非在這大冷天辦喜事兒？其實這其中却有他們的「哲理」在。

你可別瞧一個一個外表土頭土腦兒的，也不知道什麼經濟學，可是他們懂——真懂。王老太太就是一個嗎，孫子今年才九歲，名子叫生祥，去年就拜師上學啦。本來想明年才給他娶媳婦呢，可是偏巧他媽鬧起病來，一病可就老是不好，已經十來個月不能起炕，自從過了二月二，整天價請太醫煎藥，今個腰疼；明兒腿疼。這樣一來，做飯燒茶和一切零兒八七的事情，不能不歸在七十歲的王老太太掌握了。可是她這把年紀，那裏當得了。於是情急生智，給孫子娶媳婦吧！橫豎早一年也算不了什麼？

話得打起頭兒來，她本來的意思，是想在秋後收拾清了糧食，賣點棉花，有吃有燒；也有的花。可是不定聽見誰說了那麼一句：「誰家這時會兒娶媳婦？不等得過年多

省呀！」

當然這句話，把她提醒了。於是她那已覺到的老和累，一籠腦兒給打下去啦！

好久顧不得摸的腦門——她有這毛病，一想事就摸腦門——現在又觸到她這乾巴巴的手掌了。她想到連娶孫子媳婦帶過年，宰一個豬也就夠囉。這是說要不過年也得宰一個。反正豬是家裡喂養的，省買。秋天可不行，得秤肉，至親好友們的人情多，至少得五十斤；按一元五斤計算，就得十張一元的錢帖子——老太太既不會學文明詞叫什麼法幣，更不曉得叫鈔洋，紙洋。還是說早些年慣用的錢帖子順口——好不好兒的，再買點零零碎碎，豬腸子豬肝子的，又得多花幾張。可不能那麼辦，幹嗎弄着錢白扔着玩兒。哼！過日子得省且省，先說少花個幾塊，一個「大錢」誰肯白給呢？她想到前清花的制錢。

再說也顯着「新」。新娘子嗎？才娶來的。過年看着也新鮮。別的不用說，只少有個拜年的，串門的，能多聽到幾句誇獎話兒。管他是不是奉承，反正聽着心眼兒呢先

舒服。誰家過年不願找個吉祥話兒聽，主意拿定了，就這麼辦。

真快！一忽兒，糖瓜祭皂的二十三，就要到嗎！要媳婦定的就是這個日子。這幾天王老太太眼角上的繃紋，也常擠到一塊兒，縫縫的眼，笑起來越顯得一條綫似的。

生詳他媽可真糟，屋裏生着煤火爐，又不冷。你瞧鄉下有幾家，能享上這個福，可是她的病，這兩天却有點重。飯也吃不進，眉頭子總皺着。

她老是關心着，娶兒媳婦啦，怕上了歲數的婆婆，頭二倒三的，有許多零碎事情，結計不到。可她又病着，釘點兒勾當，也做不了，光是着急。糟了！就因為這個，夜裡睡不好覺，總是心裡盤算，嘴裡像說胡話地道咕。

王老太太近幾天，的確忙得脚尖朝天了。從前一刻也不能離的旱烟袋，現在如同和她絕了緣。顧東忘了西，心裡可真着急啦！雖然外邊的事情有義剛——生詳他爹——去照顧。畢竟家裡面面都得打算週到。生性好講體面，當然娶媳婦更得排場。「小登科」嗎？她聽見已死的老伴兒這麼說過，那能不整的像回事兒。

「接他二姨去吧！」病人在喝着藕粉想起來了。「雖然有倆不大不小的孩子，到底做針線活還快，求外人那能那麼好說呀！」她趁着出了主意。

二姨來是來了，四牀被，兩牀褥；還有個沒做妥的黑馬褂，和新娘的一條紅棉褲。她真給吓的一楞，沒想到只有兩天半，還有這多活計。

大概誰也有那個時候！若有幾件活計，擺在面前要做，能使我們楞着跌半天，也不知先做那件好。這幾件衣服，便在她腦裡打迴旋。「下手吧！」她心裏直攢！

看樣子，老太太是覺着過意不去，把腿跪在炕沿上，恨勁地磕打了磕打一雙脚，於是應聲而起的，是一股土烟兒。坐上炕去，揉了揉眼屎，幫着做起棉被來。

「花色看着怎樣？這些都是我從城裏買到的。」

「好！挺好！」連頭也顧不得抬的他二姨，簡單的回答了兩句，仍吃吃地做。

「設若不是僅僅去了十幾趟，設若不因家裏有病人，而抽空多走幾家，慢慢挑選挑選，還得買漂亮點。」

她覺着爲娶媳婦買東西，要不三十趟五十趟地進城，那算瞎扯，准買不到好的。這大事兒，在鄉間買！不買好的？當然是不體面了。老太太可不能不講體面，娶孫子媳婦嗎？誰家能整天價的的答娶媳婦玩，一生就這麼一回。

「哼！歇歇吧！要不是穿的多見的廣，能買這麼好，多講究啊！你看，龍鳳的！」她傲慢地，連續地逃下去，二姨并沒理她，只偷偷地瞟了她一眼。

其實這些大紅大綠，怪刺人眼珠子的過時花布，只有她們這些守舊的老太太才買。倒是真有點不好找。怪不得她買了這多次。

「馬褂是黑緞子圍花的，棉袍是卍字的，古銅色春綢料。別人說小孩子家，穿上怪老氣。可是……依我說到底比着賤巴巴的一般人愛穿的那好。還有……我想給他買一雙高腰朝靴，小登科嗎？能不穿朝靴。找了多少家，可就費死那勁了。連南關都找遍了，還是個空。要不是天黑，許得找個二過兒，也說不定。」

二姨「撲」地一聲笑起來。

二姨聽到說過，是這麼回事：老太太買靴的那天，正是臘裏冬廟會，最末的一天戲。不是說她沒買着嗎？回家後，心裏覺着堵得慌，嚼着煙袋光是悶氣嘍！不小心把個新毛毯給弄燻了。於是借題發揮，大發雌威。你看她這個鬧，可就大發啦！

「喝！鞋舖嗎！不他媽的預備靴子！還能斷了婚嫁？真混！真混！」

誰也知道她的脾氣硬，性子越在火頭兒上，越不敢勸，可又不能不動。

「去！連夜裏去！南關不是還有戲嗎？買他們臺上的一雙，一個活人，還能教尿弩死！」她急地發了一道命令。

沒人敢駁回，也沒人敢勸。

倒是夜靜顯得聲高，近鄰的桂成嫂，被嘩聲邀動了來。桂成嫂，生就一雙大脚，一隻靈舌；走路既快，說話也真够利唆。因此人們給她送了個外號——闊嘴娘。她和王老太太的年紀，不大差離，倆人頂說得來，肯好一塊聊閒篇兒。

「大黑天的，幹嗎嚷起來啦？」闊嘴娘沒等進屋，便開了頭聲砲。

「桂成嫂哇？忙來吧！可把人給氣死嘍！」王老太太瞅着燒了豆大窟窿的毛毯，正出長氣呢，冷不妨地聽見闊嘴娘來了，火氣已消七分。「……噢什麼？我不是進城，給孫子買靴子去來嗎？」王老太太看了生祥一眼。「天生的那宗賠錢貨！那家鞋店也沒有，白跑一趟，你說令人發急不？」

「咳！沒有就不買也能。現在又不時興靴子，何必這麼固執？穿上什麼的，不能娶來呢？那也值的發火？我當是怎麼啦？敢情是爲這個。」

「可不是。」王老太太的火微多了。嘴角上早擠出了微笑，順手把蔥禰的烟袋，遞了過去。

三言五語：闊嘴娘顯出了她的本領。其實就單憑她在這兒一坐，事情也會火消雲散地拉倒。

王老太太舊事重提，却無意中，惹了二姨一場好笑。

事情就好犯這個毛病：二姨覺着做地本不慢，却楞做不出活計來。抓耳撓腮地直着急。心裡「渣渣鬧鬧」地發煩。這麼冷天，老是一股子一股子的紅潮，衝上臉來。就像十七八的大姑娘，被男學生偷看似地，算是叫他給虎住了。

老太太是另一股勁，事兒雜亂，八面得顧到。心眼里老像鑽着個小爬子，這個不抓，那個抓地。又像是有幾根小棍在裏攪；辨不清是怎回事？反正心眼裏亂騰騰地，不叫歇一會兒。

她觀觀着兩叔眼，可坐不穩。大概是小爬子，抓上勁了。扭屁股下炕，便跑出去了。誰也不知她是做什麼去了，原來是搬着凳子，補頂棚犄角被老鼠登破的一個小洞去了。她嘴裏直咕噥：「新糊的，這才給平空的添麻煩呢！」

院子裏「砰砰拍拍」地亂響！祥兒和他二姨家的兩個孩子——奎和倫，在放摔砲玩。孩子們在一塊多嚙也玩不長遠。不大的工夫，就形成天然敵對的情形。別看倫子小，可屬他來得精。拿着摔砲，單往祥兒的後腦勺兒上打，還是有準。

奎和祥是同歲，可是奎大上個把月，許是自居當哥哥的地位，他不像他弟弟的小手兒那麼快。隔二片三的，來

兩下不？卻能隨手應答，彩彩不空。看着他是抓撓頭子去咧！哼！冷不防地就是一下，隨着響聲，祥兒的門牙，歪倒嘴裏了一個。

急啦！祥手裏的一把摔砲，一齊衝鋒；接着是一脚，他可沒踢奎子，怕不是對手，却照顧了倫的小肚子。

仰了！倫子沒還手，伸着兩小腿直揪打。祥兒許是：也想起疼來啦！哭地更有勁。兩道淚水，合上嘴裏流的鮮血，一滴接一滴地，往棉袍上淌。邊哭邊罵，邊叫「奶奶」，他知道奶奶會替出氣。

奎子是早溜了，半天沒見。

「憑什麼打我呀？他們倆……，別在我家發橫！……單……單往着我這牙……打……打！」

祥說不清是怎麼不得勁兒，說話嘴裏直透風，像跌了塊當頭兒。手裏捏着，帶有紅血的一方小白骨頭，直用淚眼盯着，憂愁着這好的個牙，不知還能「按」上不一

「是……是……是我打的嗎？踢……踢……我！你媽的且！」倫子哭着，找到媽媽屋裡去。

「一塊玩，非打架不行！多會兒也不許你們二堆玩。我看你們誰再打，……非挨打不成！」媽媽扔下被，拍打着偷身上滾的土。

王老太太，托着祥的下巴，撐着禿赤赤的眉毛，一嘴一嘴的，唾沫星子，緊對着孫子的臉蛋射着抱怨：「鑽天

覺縫地才糟呢！那有在腦袋上，拋掉炮的！同的是石頭做的，鐵打的！

「媽的！……打我！撞着……他……他們滾！淨吃我家的好東西，還打我嗎？」

「別說囉！給你們幾個銅子，是在外邊好好的玩呀！誰又叫你們買那無用的擗炮！白費錢！還打架！」

孩子們依戀着媽媽。就像青年捨不得女「拉腕」地，婚那麼糾纏着，累着。這麼一來，二姨做活，無形打了折扣。心里一個不如意，打的孩子，哇呀！哇呀！亂叫。王老太太，於是拿出慣對孩子的辦法：遇着孩子們：在屋裡麻煩，就給些糖果或銅子，哄着他們出去玩，省得鬧的，不得工作，那想到更因此惹出禍來了。

「整天價叫你們吃，花。要星星不給月亮，這是讓人不得安省！……你說這個牙？可怎着好？……唔！……真氣死人！領着這麼倆……」老太太想鬧脾氣，覺着因事求他二姨，怪不好意思。而且牙打掉了，就是掉了。決不會因鬧，登時生出一個來；何況一個手拿拍不響，反正誰都不好是真的。老太太心眼，來的活套，這樣，火性硬壓下去了。

二十一的後半夜，她在黑洞洞的屋裏，閉着眼睛，琢磨事兒。忽而記起來：新媳婦屋裡，蒙古牆的一張畫兒，

下午曾被二姨家的孩子，給抓弄歪了。於是披上衣服，慢騰騰地，從熱呼呼的被窩裡，神不知，鬼不覺地，點了支臘，走過去正了正。還看着中堂懸掛的「麒麟送子」，「楞了會兒，許是想到了曾孫，不……兩旁對聯上的字句，曾叫人給念了一遍，可沒記住，許是後悔呢？也說不定？

慌的她三夜，睡不着覺。她恨替看黃曆的，爲嗎不給看早兩天的日子。數日來忙忙的，連眨巴眼的空兒都沒有。偶而對鏡一瞥：映出幾天不理，雞窠般亂蓬蓬的蒼白毛髮，她笑裡把眉頭一皺，表示出自從記事起，還沒經着過這樣。

「天爺！使媳婦可真難哪！早知道……早知道……不，說着實兒點，在鄉下，別說嚼這腦瓜兒，就再強點，也用不起女工啊！光充闊？充闊倒不是不行啊？可也得有子兒不？不爲別的，就單這些針線活；做飯打食；何豬喂狗；推碾子倒磨子；先說那樣離人也不成。自個兒這大年紀，按理說：也該坐吃惰喝的，享陣子孫婦的福啊！并不是充派頭，幹嗎，放着甜杏兒不吃，自找苦吃呢？」老太太在肚子裡，會了一陣話。心呢登時由麻煩，而轉到愉快了。

「的答的答」的笛聲，「通……通……通」的炮聲。從空中傳遍了；每個人的耳鼓。胡同裡擠了個人疙瘩。數羅鼓聲，給壓下去的人語，從隱約聲中，自動退却。光看見嘴一張一合，辯不清吐出來的什麼？

唧唧嚷嚷的一群小孩，很有團結力地，衝刺到頂前面，又轉向王老太太家裡，堵着窗子門生祥。你一言，我一語，小孩子們嘴多，話兒也來的快：

「嘿！抖神啊！要娶新人啦！」

「別忘了，咱倆搭小夥計！」

「娶來了，得送我點……她的好東西！」

「……………」

「噤着嗓子，喊叫什麼？」老太太知道，這是生祥的小同學，不好說讓他們「滾」，叫旁人善言好語，哄出去了。

外邊喜樂隊直吹打，喜炮也接二連三地響。一盞一盞，走馬燈似地穿着賊上轎。生祥可招了邪，硬不上轎子。祥兒有個小脾氣，淚水直在眼中打旋。這半天了，多少人好說歹說，絕沒生效，終於宣布了束手。

急中生智，選「代表」吧！雖則并不是，長官大人，以及學生請願代表。然而什麼都與派代表，當然娶媳婦，也算不得例外，而且更得「慎重人選。」推薦的雖大有人在，結果是選定了「厚瑜。」

要說厚瑜這小孩，長的可真像舊小說上，慣見的才子一樣。生得天庭飽滿，地廓方圓；看來精神活潑，行動磊落落大方。生在小康之家，既無執紼子弟的習氣；更沒見人羞慚的模樣。年紀和祥，一般大小，他不淘氣，臉蛋總是

乾淨的。

瑜，換上簇新的衣裳，坐着轎去了。街上的人，七言八語。

老太太心中，大不痛快！她罵這群小羔羔子們，不該來此亂鬥，要不就是這個日子，看的不好！孩子并不算「着實」不聽說，可是爲什麼？他就不上轎？爲什麼？

果不出王老太太所料：孫子多嚙也沒受過這種委屈，叫人打掉門牙！可恨的是不早不晚，偏在娶媳婦的前一天出差兒。倒霉！倒霉就倒在這上邊！你看是不？孫子硬不上轎！朕兆！朕兆！老太太彎着，滿肚子氣，因着吉日，可沒發洩。

不論是誰娶，生祥也罷，厚瑜也罷；反正是給娶來了。說起新娘子，今年才二十七歲，看面容倒像四十掛零。老太太并不嫌大，光爲的能照料起，全家的事務。即便再大上十歲八歲，也不要緊。可是不知爲什麼？長這麼醜？活像個乾棉花桃兒！這真够使老太太，惡心半天！看一眼，擰一下眉毛。她可要體面，沒想到娶這麼個，不體面的，乾棉花桃兒。

「朕兆！悔氣！」孫子才九歲，娶這麼個乾棉花桃兒！守着吧！還有個強！你說那個儘兒吧？生米已成熟飯，吵有何用！

「暈了！老太太嘴裡數道：『牙！朕兆！……』」連上火帶生氣，一天半粒米，也沒咽下食管。她無心去照應，來道喜的鄰朋好友，沒到黑，就蓋着被睡了。說睡，倒不如說悶氣妥當些。你看她這個，蓋着被子，翻騰掉轉，可就氣炸了烟。

事情就是這個樣兒：你越想在鬧煩到不可開交的當中，尋些開心，或有意躲閃躲閃，它却會一步逼緊一步地，不肯放鬆着你的心。她極力想使自己，鎮定起來。頭蒙塞耳地，用着絕大自信力，去謀躲避耳聞、目見、心思的一堆雜亂事情。煩事倒一湧一湧地，緊照準她的心尖亂撞！左手用力的，按着砰砰亂跳的心房；右手來回撫摩着，鼓溜的肚皮。她就這麼一秒一分地度過着。

本來在平日間，院裡有人說話，她不會聽到那麼清晰嘹亮。今個可奇怪，語聲像單向着她一個人發的。說長論短，一套一套的言詞，絲毫不脫掉地完全（？）管入她耳裡。她有心想去串門，不成！怕暈倒地下。她想不出解氣的方法來，閉着眼一語不發。

恰巧閨嘴娘，來到屋裏。老太太正一口冤氣，沒處告學，機會可來到了：

「怎麼樣？媒婆算是一個好蛋也沒有！給我弄到了，這麼個乾棉花桃兒！」她瞪着兩眼，壓了口氣。「才九歲，你說有甚麼辦法？這不叫編着法兒的欺負人嗎？」

閨嘴娘頭來的時候，是想着編算幾句，阿諛地贊美話頭，預備討王老太太個好兒，透透親近。絕沒想到，先受了這麼幾句當心砲。

「欺……欺……欺……」她結巴着，就像給老太太的當心砲，真地打開了心包，如同放氣般地「欺欺」了三聲，倒把預備好的：「妳真福氣啊！使上孫子媳婦啦！……恭喜！恭喜！」一類稱讚詞，給吓到五里雲外了！她覺得總「欺欺」不大對勁兒，於是趕緊扭轉話鋒：

「醜俊幹什麼呢？能吃飯也就得了。」

「話是這樣說法，可橫豎誰也不願要這種長像的！」老太太緊追上一句！上半身一起一落，出入氣有點不大舒服。

「要不怎麼說是『天作之合』呢？這是上天撮合成的！你沒見『鳳還巢』上唱的，『前生造定今世緣』嗎？只能認定命中註定如此！事情決不是強求和後悔得來的，……其實，好醜，一個人一個眼光：你看着美的，別人偏看着醜；你以為醜的，別人偏以為美！那你說究竟以誰的為是呢？活人幹嗎單認死理！不優不默，也就得了。難道為個個漂撇的，還能當花瓶兒擺設起來？當畫片兒貼起來不成？」閨嘴娘說到這裡，眼望着王老太太笑了。預備聽她的答詞，可是王老太太并沒言語。

老實說，新娘子可真醜！雖然臉上既沒麻子，又沒

雀斑，可是單憑那股凹凸勁兒，要你走遍十州八縣，也難挑選得來！身體粗墩墩的像個磨台，縮頭縮腦的不顯頸頸，左右掛着一雙大耳，又活像個豬頭。那麼乾巴巴的黑。

王老太太將半欠着的身子放下去，她的臉色，如黑夜的光一般陰暗！皺紋下面的兩條細眼，使勁地閉着！她不敢睜開，她看着屋子在打旋轉！

闊嘴娘見老太太閉着眼趟下去，不便久坐，未告辭即起身走出。到新娘屋裡打了個轉，滿屋子的人，都在相視怪笑，新娘的臉飛紅着。

桌臺上的紅燭，熊熊地發着亮光。時鐘上的針，正指在十一點。

生祥要祖母替他鋪好被窩，他早感到困倦，祖母教他入洞房，他堅持不去，不准是害怕，許是面生害臊，母孫倆囉嗦了半天，橫豎祥兒是「不去」，小嘴孤突着，幾乎哭出淚來。還是他爸爸想出方法，暫且先讓他在這兒睡，等睡熟了再說。

祥母願意看看兒媳，特地披衣坐了起來，二姨已將新人引進，筆直地站在一旁，可是頭在低垂着，誰知是害羞？還是頭沈墜的？在燈光下，並沒有仔細面貌怎樣？她身體有點支持不住，命新人回屋休息。心中暗地裏算着：二

十七歲，九歲，相差十八歲。祥兒三十歲的時候，哼！兒媳婦便五十還差兩年！她吁了口氣！本來自己才比祥父大八歲。還……她沒往下想。

新娘用右手托着歪突的腮幫，許是「自慚形醜」吧！她面向裏坐在炕的一角。

循俗禮，花燭之夜是不准止燈的，可是新娘子平心裏實在願意早吹滅了。這時她因着外人的譏諷，在內自地嗚怨着爹媽，幹嗎把自己養活成這麼個醜胎！她有心左右開弓地，把臉蛋子打一頓！又恨不得用刀子把臉梳去！真使她難受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這個當兒，二姨替他們鋪好被窩，把祥兒從睡夢中抱了過來。

王老太太統身滾熱。痰胡嘍胡嘍地往上擡。已經講來六個太醫，有的說是心火太盛，有的說是痰迷中風；有的說……可是都在面面相觀。這把年紀，誰也不敢開方兒，都怕落到自己手裏。朱太醫倒是個有經驗的老手，正因為他老，所以晚間很不易請來。三回五轉，好容易接了來，他耳背說話總像吵架的一樣。陰落裏來來往往，勞動得兩隻狗進出亂咬。生祥被驚醒了，嘴裏喊着「奶奶！我撒尿！」揉揉迷糊的眼一看，錯了！不是奶奶是生人！他直想哭！於是拉長着聲音，越喊上了勁！「撒尿啊！奶奶！」



戲劇與觀衆

白雲

觀衆是戲劇的一份子，戲劇是需要觀衆與演員合作的。這種事實已經早爲一般學者們承認了。戲劇既是專門爲了觀衆們存在的，那麼戲劇運動的最重要的對象，自然就是觀衆了。

觀衆既是戲劇運動最重要的對象，不成問題。劇作者和導演者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都應該把自己工作的目標擺在觀衆身上。換句話說，我們要想整個戲劇運動成功，或者要想個人成爲一個偉大的戲劇家，就不能不重視觀衆，了解觀衆。莎士比亞之所以受世人擁戴的，固然一方面由於他過人的聰慧，可是另一方面却不能不說是因爲他看得起觀衆，同情觀衆，理解觀衆。他給予觀衆的，恰好都是觀衆所需要的，所樂意接受的。

由於觀衆與戲劇關係如此的密切，我願意較詳盡地來研討一下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是較詳盡地來分析一下觀衆。

戲劇是要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內感動一個劇場裡的觀衆的。而在一個劇場裡面的觀衆的性質和程度又非常複雜——大學教授也有，中學學生也有，不識字的老太太也有，商店的店員也有，甚至於連遊手好閒的「白相人」都有。份子既這麼複雜，他們的愛好和需要自然完全不同了。

露俄(Victor Hugo)在“Ruy Blas”的序文裡說過：「劇場裡的觀衆，可以分爲三種：思想家：這一種人要求性格的描寫；婦人：這一種人要求感情的刺激；羣衆：這一種人要求動作。凡是一個好的戲，都非同時感動這三種人不可。」這段話原來是爲了劇作者說的，可是我們也可以引用來作爲幹戲劇運動的一個標準。除了露俄的這種說法以外，我們更可以引黑米爾登的話來補充它：「然而動作要比感情重要，感情又要比性格描寫重要。……即是在一般劇場中，婦人較之思想家重要，羣衆較之婦人重要。……劇作者第一要感動的，不能不是不用思考的羣衆和婦女

x
x
x
x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以激情爲動機的動作，是戲劇的根
本要素。」

黑米爾登的這一般話，是可以引來作爲我們這一小節
的結束的。他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以劇場裡面大多數
的羣衆作爲對象。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原則。

x
x
x
x

劇場裡的觀衆和其他的羣衆不相同的。黨團的羣衆爲
了信仰主義；學校裏的學生爲了求學；而到劇場裏來的觀
衆，却純粹是爲了尋求娛樂的。他們不願意受教訓，他們
半沒有別的團體的羣衆的那種嚴肅的態度，他們純粹是爲了
尋求娛樂才到劇場裡來的。

莎士比亞和莫利哀他們認清了這一點，所以他們作劇
的主要目的，只在使觀衆得到娛樂。關於觀衆們能無形中
受到他們的訓誨，那就正是他們的偉大之處，也正是戲劇
期必然的，最終的效果的獲得。這種效果的獲得不是事前訂
定的，而是形成於無形中的。

所以觀衆是爲了尋求娛樂才到劇場裏來的原則，這是
我們的第二個原則。

x
x
x
x

觀衆的愛好和需要是兩件事情。觀衆所愛好的，並不
一定是他們所需要的。比方目前中國的觀衆所愛好的是神
怪，恐怖，浪漫一類的東西；然而根據目前的環境來說，

中國觀衆却需要啓發民族意識的東西。這種愛好和需要就
截然不同。

完全投合觀衆的愛好，固然是滿足觀衆的一種方法，
可是爲了維持戲劇的藝術價值，完成戲劇的教育功能和負
起戲劇的時代任務，就不能不顧及到觀衆的需要了。完全
投合觀衆的愛好，是毒害觀衆的辦法，完全計及觀衆的需
要又難爲觀衆所接受；所以最恰當的方法，是消極方面不
違反觀衆的愛好，可能地投合他們的愛好，藉以引起他們
的興趣，（這並不是說一味地迎合觀衆的低級趣味），同時
在積極方面於無形中恰合他們的需要，提高他們欣賞的程
度。

這是我們的第三個原則。

x
x
x
x

跟着上面的結論，我們還應該提出一點來的，就是一
普遍性。」

投合觀衆的愛好和需要是應該以全部觀衆做對象的。

莎士比亞的戲劇之所以受觀衆歡迎，就正是因爲他的劇本
有普遍性。文人學士們能欣賞他劇中優美的詞藻；婦人女
子能享受他劇中熱情的刺激，其他羣衆可以看到他劇中熱
鬧的穿插和動人的故事；就是最難打發的思想家們，也可
以在他劇中找出描寫得非常完整的性格來。「哈麥雷特」
和「仲夏夜之夢」能在舞台上活躍至今，莎士比亞到現在

還受着萬人敬仰的，原因都在此。

所以我們應該注意普遍性，應該設法投合每一個觀衆的愛好和需要。

這是我們第四個原則。

觀衆的想像力，觀衆心目中的道德標準，觀衆一般的人生經驗，這些也都是值得注意的。

觀衆在看戲時總喜歡自作聰明，處處運用想像。一旦戲在舞台上發現了他想像力所不及的事物，他馬上會覺得乏味，生厭的；好像覺得你欺騙了他或者看不起他。

觀衆心目中的道德標準，也容易影響劇場的效果。比方中國人特別注重倫理觀念，假使他在舞台上發現了一件亂倫的事，馬上就會引起反感；原因是舞台上所表現的與他心目中的道德標準不合。相反地，假使在美國近代的舞台上，去標榜一個妻子爲丈夫守節的故事，也會使美國觀衆覺得荒謬可笑。

再，觀衆一般的人生經驗，也是值得注意的。舞台上的表演，假使不在觀衆人生經驗以內，他們會覺得舞台上的故事是虛構的，是不可能的，因而失去對於戲劇的信心。

總之，陌生的東西，觀衆是不肯接受的。這是第五個原則。

希臘時代的觀衆篤信神仙，因此那時的戲劇總以神仙

爲不可解決的解決，無法結束的結束；當時的觀衆對於這種戲劇不但不覺得荒謬，反而覺得非常合理。莎士比亞的戲中，總描寫貴族的故事，原因是當時看戲的多半是貴族。像這樣的戲劇能爲現代的觀衆所接受嗎？絕對不能的。因爲時代變異了，觀衆也變異了，道德標準，生活習慣，一切都變異了。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觀衆，他們的愛好和需要各不相同。

地域不同，觀衆也不相同。海洋區域的觀衆愛看故事複雜的戲，大陸區域的觀衆愛看重性格的戲。Lorenz說過：「戲劇的動作在英國觀衆和批評家的眼前不夠多的，好奇心的啓發也少。而我們德國人，並不希望許多動作，只希望很多的性格的描寫；動作爲叫我們疲乏。我們希望由一個簡單的結構中，找出人物的性格來。」由此，我們更證明了，世界上的確是有一種愛看故事，和另一種愛追尋性格的觀衆。

中國雖不在海洋區域，可是由於看戲的程度還太淺，所以也特別喜歡結構曲折故事複雜的戲。「雷雨」「日出」「一上演，觀衆滿坑滿谷；而上演「羣鴉」和「國民公敵」時，却門可羅雀。這原因並不是因爲「雷雨」「日出」比「羣鴉」和「國民公敵」好多少，而是因爲中國觀衆特

別愛好「雷雨」「日出」那樣內容曲折，情感豐富的劇本。

僅就中國來說，各地觀衆的情形也不同。上海「卡爾登」或者南京「新都」「大華」可以上演「大雷雨」，「羅米歐與朱麗葉」；可是別的地方，甚至於連「雷雨」「日出」也引不來觀衆的。他們愛的是「閻瑞生驚夢」，「七俠五義」，「封神榜」；對於這樣的觀衆，暫時當然只有上演些趣劇或者鬧劇了。

所以時代不同，地域不同，觀衆也會不同的。這個原則，我們也該遵守。

上面大體說明了一些屬於觀衆的各方面的情形，目的

是希望我們能透徹地了解觀衆。十六世紀大批評家 Comenius 說過：「戲劇是爲了給觀衆看的」，這個最基本的原則我們不能忽略。

國內各地劇運的不能有大的發展，各劇團的活動很難獲得成功，原因多半是大家只顧到了舞台上的藝術效果，而忽略了前台的營業效果——也就是忘掉了觀衆；不是上演的劇本太偏重於藝術方面，不爲觀衆所接受，就是太注重教訓，至使觀衆感到頭疼。

所以，爲了使整個戲劇運動有大的發展，我們應該特別重視觀衆，爲了個人的成就，也應該特別重視觀衆。觀衆真正地擁戴，戲劇運動才能有長足的進展，觀衆真正地擁戴個人才能成爲偉大的戲劇家。

新書介紹

袁昌英著山居散墨

已由商務書館發行

「山居散墨」是袁昌英先生近年來所寫的散文，內分論著，批評及隨筆三種，袁先生是專門研究西洋戲劇的，故在論著與批評二項內，多半是討論戲劇問題的文字，如「論戲劇創作」是「沙士比亞的幽默」。「易卜生的野鴨」之類，均經過極細心的研究，始得到的結論，至於隨筆一類的文章，也多是膾炙人口的妙品，現已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問世，度必人所爭購，先觀爲快也。



王秀才的使命(獨幕劇)

張 菱 荊

時代 庚子年雅片戰爭時。

地點 寧波

人物 王秀才，年四十餘，沒落的秀才。

林監生，年約三十，懦弱不明的書生，王秀才的密友。

阿林哥，粗壯，兇惡的流氓頭。

周茂林，阿林的心腹夥伴。

小黑子，阿林的徒弟，十分狡猾陰險。

王妻，子(五歲)女(十四歲)各一。

清旌兵一隊。

佈景

一條偏僻的狹穿的小街巷，在黑暗底夜翼下，只能模糊的看到一排緊閉着的矮屋子，空氣是寂靜的，這時，在這中間有一座泥和板築成的陋屋里，却還射出昏黃的燈光，傳出窈窕的私語——就在這間怪屋子里，凌亂的擺列着一些傢俱，正中有個長方桌子，上面燃着一盞煤油燈，擺佈着一些茶具和一塊硯池，以及筆墨信箋等物，像是一個堂屋似的，正中

還有神櫃，上面陳列着香碗燭台等類，供在一張紅紙寫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的牌位前面，靠左旁有個側門通到後面去。

幕開時：林監生坐在桌子上首，周茂林在他身旁磨墨，其餘的王秀才，阿林，小黑子三人，圍在桌子四周，或坐着，或站着，或繞着桌子張方步。

王秀才：(走近板壁，屈身從板縫里向街上窺攆了一會，回過頭來)現在街上該都睡盡了吧？

阿林：總之要機密些！(向小黑子)老弟：辛苦你，到外面去望望風，讓咱們商議妥了你再進來。

小黑子，是：(轉向王秀才)王先生，這次可別又攛了我！(說着無奈的退下。)

王秀才：(送小黑子出去)知道，你有份的，放心好了！(關好門轉身到桌邊來。)

林監生：(頻頻搖頭)這事不能做，太冒險了：砍頭不

阿林：(拍胸)怕什麼？有事都在我身上，橫豎是一個大

光棍！

王秀才：（雙手背在腰後，正在燈前輕緩的踱來踱去，聽

阿林說，就站定了，望着林監生）醒翁，別怕！還是你筆下來得快，就打個草稿吧！

林監生：（沉思半晌，）不能，實在太冒險！我們得再斟酌斟酌！這封信要是由阿林哥們出面呢，恐怕鬼子們不肯相信；由你老兄和小弟出名呢，關係担得太重，所以還得斟酌。

阿林：（睜大眼睛，誣住林監生，不耐煩地。）還斟酌什麼呢？幹就是了！也不止這一次了，爲什麼有大油水的，反側縮起頭來？

林監生：這回的事可不同了！阿林哥，你不明白，這是鬼子們的兵船哩！皇上的王法，私濟敵兵者死，這關係確不小啊！

阿林：（氣憤憤地。）媽的什麼王法不王法！老子們整年的在白刀進紅刀出里過生活，不怕死！老子怕的是餓肚子，肚子餓慌了，什麼事做不出？不信皇上家的刀和李阿藩他們的刀有媽的兩樣！

周茂林：（點頭低嘆。）着呀！——幹！

阿林：這事落在咱們手里，是天大的運氣！虧得小劉通線，咱們不幹，狗養的李阿藩他們會幹的，咱們能眼睜睜的望着一大塊肥肉落在狗嘴里嗎？

周茂林：（不覺高聲地。）着呀！李阿藩他們會幹的，咱們得趕快搶先！

王秀才：（一手摸着兩撇鼠鬚，一手向周茂林搖手，低聲地。）別嚷！幹是幹定了，得放機密些。

阿林：（向座上狠顧了一周轉。）誰露了風，媽的叫他仔細着老子的白刀子！（林監生默然。）

王秀才：（點點頭，又踱着方步。）論理呢，接濟鬼子們也不止這一遭了，交道是打熟了，不過，醒翁的慎重，也自有道理，這一遭確比往常不同，我昨天在縣衙門里聽說鬼子們陷了舟山，志不在小，上頭關防嚴密，我們這做的，算是通敵哩！

阿林：媽的通敵，通敵！不担着通敵的大關係，會有那麼多油水麼？

周茂林：有奶便是娘，管他媽的敵不敵！（一看硯池里的墨，已磨得濃淡地了。）够了吧？媽的！

阿林：着呀！媽的活着要緊；前些時顧小保爲的販了一袋私鹽，被捉去了，敵的七死八活，還站了十多天的站籠！這算有道理嗎？根弟哥從省城里來，說那旗營里的媽的兵，兇得很哩！他們什麼事幹不出？誰敢不讓他們三分？連新娘轎子抬過街上，碰着了他們，沒有一回饒過了不揭開轎簾子看看，笑啊，摸的。什麼敵不敵，橫豎他媽的皇上

家，還不是個番人？要說是敵，他媽的皇上家，才是咱老子的敵！

林監生：（連擺着頭，駭然低聲地。）別那末胡說八道的！周茂林：媽的不談別話，肚子餓了得吃飯，老子乾枯了好久，要的是肥肥的油水——娘等米下鍋哩！

王秀才：（自言自語地咕噥着。）我何嘗不是一大家人等着吃？看看節邊到了，欠下一大堆債，就不得過門，唉——（想橫了心似的，輕快地走到林監生面前，亟力地慫恿他。）火燒眉毛，且顧眼前吧；醒翁想過來了沒有？要曉得時乎時乎不再來，稍縱即逝矣！

阿林：（齊聲催促。）林老快寫吧，小劉在等信哩，這種好買賣，誰肯錯過了？

林監生：（皺着眉，又低頭沉思了好一會，也想橫了心，望着面前盪搖不定的燈的火燄，自言自語地。）幾個月來，嘴里真淡得烏出：撈得這筆大油水，也够半輩子活了，管他砍，刷——（於是拿起筆向王秀才問了聲，就動手寫下去。）那麼，當然是我們倆人出名了？

王秀才：（點頭。）自然是我倆人出名。

阿林：你們用心，咱們跑路——老子就是不會動筆

周茂林：（望着林監生寫完了。）念一逼咱們大家聽聽。

林監生：（捧着信唸。）「大清國書生王定國林字萬書奉大

英國統領大人閣下：窃聞閣下兵威所及，前無堅城，敵人等格於國法，恨未能箝食壺漿以迎天師，但力有所能，無不願爲閣下効勞者，敵處海禁甚嚴，非敵人等格外設法，貴軍實無從得糧物，此當爲閣下所深知者，敵人等實冒萬分之險，閣下諒必能額外給酬若干，所需何物，均可辦到，如須面談，敵人等當於×月×日躬上貴艦奉謁閣下也，專此敬叩助安！學生王定國林字萬全叩上。」——後面還註了一句：「再者，此函萬分機密，閱後乞付丙丁！」——諸位覺得怎樣？（向王秀才。）王兄看看，還要不要修改？

王秀才：很好，很好！但是着誰送去呢？

阿林：（接信。）自然我去！小劉在河邊何老兒店里等着哩。

林監生：阿林哥一人去，不大妥當吧！

周茂林：咱們一同去。

王秀才：（囑咐。）這信要親自遞到艦上鬼子頭目手里啊！

周茂林：知道的，咱們早預備好了舢板。

阿林：（一面收藏好信，一面回頭問王秀才。）喂！王

先生，回頭給咱們多預備幾兩酒。

王秀才：（連點着頭。）有的，有的！——早去早回，我們敬

候佳音，（送阿林倆出。）

（阿林偕周茂林同下。）

林監生：（懊悔似地）有外心矣！

王秀才：醒翁，朝廷的事也只好馬虎點罷了，我偕小民，

任怎樣赤心報主，朝廷會知道嗎？而且（感歎。）

苦讀詩書，枉進了一場學，到如今還是餓飯！

（小黑子匆匆地上。）

小黑子：（向屋里一望，驚異地。）怎麼，他們走了？難道

又撇了我不成？

王秀才：放心！還有我們哩，包你有份是了！

小黑子：有份？還不是嚼點骨頭，吃肉還會有我！苦差事

總是我打頭陣，這會子就不帶我去！

王秀才：你真多心！——人去多了反不好！

小黑子：就多我一個！（走開去，低聲狼狽地。）哼！這天

要再——老子就對他不起，包叫你們好看！

林監生：（沒理會清小黑子的話，仍向王秀才嘆氣地。）這

總算是肯主賣國了！

王秀才：孔子是聖之時者；生今之世，必從今之道，三日

無君，便遑遑然莫知適從；我們既爲世所棄，爲

何不自擇所適呢？

林監生：（垂頭默然半晌後。）我們到底是讀書人，不比他

們那些光棍家。

王秀才：（走近林監生，輕拍他的肩膀。）醒翁，你要明白

：人生一世，草生一春，歲月幾何，歡娛苦短！

別老想什麼主呀國呀的了，要說是爲主爲國，我

們儒者是最能達觀應變的，叔阿通在秦時獨免於

抗儒，在漢時便建立了朝儀的大功業，洪承疇知

明人不足有爲，便投靠助了皇朝，立下百年之洪

基，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患無用我之

人耳，若有用我者，我爲什麼……？

（王妻從內室里出來——上。）

王妻：（向王問。）菜已經弄好了，什麼時候端出來？

王秀才：等阿林哥們來了端——多燙點酒。（王妻退進內

去。）

林監生：（滿腹牢騷地。）說來也算了，從家祖父起，寒家

便讀起書，習知忠君愛國，期望無缺的遙遙的參

拜朝廷，可是五六十年來，從不曾有恩點到寒家

過，先父好容易進了學，可是到死也不會享過戴

頂子的福，還是寒儒就商，才勉強的掙得了一些吃

不飽餓不死的家產，小弟自己也就磨穿鐵硯，而

還是百無一成，說來真是愧死了！

王秀才：可不是，磨死人的科舉！科第功名那有準的，還

不是籠絡豪傑們的圈套子，小弟是早已焚書棄硯

，誓不爲管城子所誤了！

（周茂林揸着一隻沉重的口袋，氣喘喘地同阿林上，兩人的面相，都呈現得十分欣喜高興的樣子。）

林監生：（見阿林二人進來，急口問。）事情怎麼樣？

阿林：（微笑。）還會有錯，自然馬到成功！小劉帶帶到船上見過鬼子頭目，暗說是奉你倆個所差，頭已經結好，要的東西，開了張清單把帶帶來，重要的還是糧食，料帶們明天深夜就要送到船上去，現在——（周茂林見小黑子坐在一旁，暗扯阿林的衣角，阿林回頭向小黑子瞪了一眼，繼續說。）怕什麼？論功行賞，按成分派，——現在先交給帶們一千兩銀子的兌條，（掏出一張兌條，給王秀才們看了看。）另外帶來兩百兩現款，（指放在桌上的袋子。）其餘的明天交貨再付給帶們。

周茂林：（喜形於色地。）鬼子們果然容易打交道，招待得那麼周密，和氣；難怪小劉們死心塌地的給他們使喚的，那像旗營的兵和縣衙里那些狗養的不講理！人家請一是一，半文不少你的，才算是很有信有義。

阿林：這趣買賣真不壞！——喂！王先生，銀子還是請你分派好了。

王秀才：放着，明天兌了再說。——少不得你老兄要多派一份兒。

阿林：我曉得——（問小黑子。）小黑了，你是老弟，這樣，你掙二十兩去好了，不會把你吃虧的！

小黑子：（失望地。）我，我沒有做事，不敢白領，索性孝敬你老哥好了。（氣沖沖地走出去。）

王秀才：小黑子，轉來！（小黑子不顧——下。）

阿林：（恨怒地。）不要怕好了，——這種刁蛋？

林監生：提防他跑去「發水」哪！

阿林：他敢！（捏着拳頭。）老子會收拾他的！——帶們暫且把這兩百兩銀子分了再說。

（阿林分銀子給王秀才們，各人面前捧着一大堆雪白銀子，都顯得無限的歡悅。）

林監生：（吡心地。）還有一層，這事不會給李阿藩們知道嗎？

阿林：（攘着手臂，卑夷地。）媽的怕他知道！老子有的是拳頭，知道了滅他的口！

王秀才：機密如此，諒來不會有人知道，醒翁大可放心，就是說小黑子，今天他雖嫌銀子分少了有些不服氣，但他是我們阿林哥的「兄弟」，難道說他不能收服他？而且，他回回多少也是有份的。

周茂林：（向林監生，鄙視地。）只有林先生，就像鼠胆子

！有事咱們担当。

阿林：啊，記起了，王先生酒弄好了沒有？——跑了這遠的路，要喝兩杯了。

王秀才：早預備好了，應當大家慶賀一番，（向內喚，）喂！把菜搬出來，阿林哥們來了。

（王妻率王女同上，王妻端着滿盤的菜，王女提着酒壺，跟在後面，從里面走出來。）

王妻：（一面擺菜，一面向林監生們打招呼，）啊！阿林哥，林先生，周先生。

（王女圍着桌子，在各人面前擺上杯筷；阿林老盯住她，俟他走到身邊來暗暗地在她大腿上擰了一把，——王妻擺完菜，才又率王女走下。）

王秀才：（舉杯向座上的人，）請：——時間太遲了，沒有預備好菜：

期周茂林：（得意地，）現在咱們總可以過個痛快年了！

阿林：（一口乾了一杯，）很興奮地，鬼子頭目說：要是能探聽衙門里的軍機去密報，那買賣還大哩！

王秀才：慢慢來，有辦法的！

聲音：（屋外槍聲响，）砰！

（座上的人，統怔住了，立刻離座慌亂起來，）

林監生：（顫慄地，）什麼事，什麼事？

阿林：（吹燈，）撲！（屋里頓時黑暗了。）

（旗兵一隊，撐着一對「寧波縣正堂」的大紅燈籠上，迅速地破門而入。旗兵一齊擎着槍，描準着王秀才們，不由分說地給他們一股惱兒都綁縛住了，銀子也抄出來了，另有幾個旗兵，到里面把王妻，王子，王女等也搜出來，一併綁住，一個也沒有漏網，王妻女等嚇極，驚叫，哭！旗兵押解下。——幕落。）

附言

本劇是根據郭源新先生底小說「王秀才的使命」改編的，不但標題一仍其舊，里面有好多對白，也完全是依照原著的原句，以小說改編劇本，是常見的事，而人家本來是很好的句子，爲了怕「弄巧反拙」，所以就未便擅改，這是我應當特別聲明的。

原著係取材於道光二十年雅片戰爭英海軍陷舟山侵寧波的時候，描寫當地一羣知識份子的漢奸，夥同一批愚頑的流氓，通敵賣國的行爲，可算淋漓盡致地揭露了漢奸的醜惡，也描繪了幾種不同的漢奸姿態，雖然當時滿清底高壓政策，對於漢人——尤其是對這般沒落的文人和下層社會的人，是特別的虐待企視，因個「逼」起他們做出這種毫無人性的事來，但，站在整個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說，終因爲他們路走錯得太遠，做了「國人皆曰可殺」的漢奸，本着此義，我大膽地

在原著後面，加上了「結局」這一段，因為我覺得：小說和戲劇，本來在形式上就各有不同，故在寫作的時候，小說只要能給讀者一種暗示，有時是無妨儘量含蓄的；而戲劇在某種場合，却不能不讓它多發揮一點，表現得明白些，所以，若果須照原著那樣完結，

在他們發了一筆賣國的橫財之後，還讓他們在人們面前來眩耀，我想，要是上演的話，恐怕這幕戲就難得收場，因為一個劇本的寫作，首先不能不顧及到時代底羣衆心理的。那麼，我在這後面添的條「尾巴」，大概不致說我是多事吧。

青年良好讀物——

菜 根 譚

明 洪 應 明 著

薛 誠 之 編 校

每 本 售 二 角

菜根譚是諺語化的語錄體的小品文，在明季頗為流行，全書經薛誠之先生詳細校正，並加註釋，為青年良好讀物，可用作格言讀，可用作模範文讀。

華中圖書公司發行



早

黛梅

(一)

天還是那麼藍青青的，找不着一絲兒薄雲；並且好像一天高了一天，簡直無有邊際了。

太陽在高空，更顯得鮮紅有力；火一般的熱光射到溝大地的每個角落裏；他在嬉笑着，表示他還有些不大滿

足。
空氣是十足的凝固，在柳梢上也找不着一點兒微風。小狗子的媽用手叉着腰，懶洋洋的依在一顆將枯黃了的大楊柳的樹幹上。

似乎還有推雞公車進城的，發出了嘍嘍嘍嘍的聲音從大路上響了過來。

一陣鼓鑼聲，從對面的山頂扒了過來，有時大花面的大噪聲也隨着一道；小狗子的媽聽來有些刺耳，不大自然。

小狗子的媽死盯着天，好像那里面有一些神祕。她的臉愈漸難看，眉毛擠做了一團，她沉重的搖着頭，嘆氣了。

小狗子的爸，從田坎上彳亍的走近了。他的臉也像小

狗子的媽一樣難看，眉毛也許更擠得緊一點；手里拿着一支旱煙桿，也是冷靜得很。

「小狗子的爸！趙老伯怎樣說？」小狗子的媽望見他走近了，這句話好像急待要問。

「唔……」小狗子的爸只唔了一聲，向着屋子裏走了。

小狗子的媽在他後面走着。「你看唱了幾天的酬神戲，天還是那麼的高，一點雲也沒有，怎樣很够落雨呢？」

小狗子的爸把旱煙桿放在棹子上，用手拭了一拭頭上的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兩眼無力的望着對面的牆壁。

「現在已經這久不下雨了，看吃什麼？媽的：吃泥巴。」他忽又靜了下來。「酬神戲似乎沒有用，空費了錢，還是不下雨，趙老伯說還是請水口寺的和尙來求雨好一些，因為那年都很靈驗。」

小狗子的媽也覺得這樣好一點，她的腦中彷彿輕鬆了一些。也用手揮了一揮頭上的汗。

(二)

要請的和尙都已來了，連他們認為有半仙之份的水口

寺的長老劉半仙也來掌壇了。

人們出了許多的錢，許多的米，還出了許多的人工。

但是唸了好幾天經，還是不下雨，天也顯得更高了，太陽也似乎更兇了。

他們去問劉半仙，劉半仙擺着仙風透骨的道袍，口說衆生有難，昨夜他還到觀音那里去求過；要挽回天意，不過還得唸九九八十天的救苦經。

各村莊的人的生活一天困難一天了，錢是用枯了，每個人的臉上無形的都加上了許多綹紋，心都壓得緊緊的。

他們似乎起了疑心，神也像不管窮人的事。酬神戲也唱了，經也唸了，甚至晒佛像玩水龍招神像，一切求雨的法子都做完了。雨好像還是離得太遠。

小狗子的媽焦得發火，她不要說到楊柳樹下去，望着天，天是藍得發青，沒有一點雲；太陽不閉一下眼，風是找不着一些，她失望的照例搖搖頭，嘆氣了。

「這怎樣辦，不落雨。看着沒有吃了。」她對小狗子的爸這樣說。

小狗子的爸越顯沉苦了，坐在椅子上，終是望着對面的牆壁。無聊的抽抽咽。

「他們都在想法，也許最近能想出法子來。」他自己也知道，天老爺作怪，又有什麼法子。「人總不得餓死的。」

寂寞下來了。他們各在想着些什麼？

太陽光從外面反映進了屋，是顯出一種可怕；狗也只有躺在屋角里喘着氣，不敢動一下。

(三)

嘩嘩的搓麻將的聲音特別清脆，夾着些男女的笑聲，簡直把縣政府的後花園堵了不少的色彩。

「吃起！這個邊張還在那裡去吃！」縣長的上手趙營長打了一個七萬出來，縣長用力喊了一聲吃起，就在牌內拿出了一個八萬和一個九萬。隨着就由他大肚皮內發出了咯咯的笑聲？嗓子雖然是沙的，却非常的響亮。

「縣長！對不住，我要碰起呢。」縣長的下手是城里的大紳士陳懷新，他倒出了兩個七萬。也是一漸格格的笑聲。

縣長老爺立刻收起了笑聲，似乎有點發怒。

「來富！風扇大點！」他只好找背後打扇的僕人出氣。

「霍鬼！和了！」陳懷新的下手，王財政科長的背後的姨太太打了王科長一下。

「是！和了！」王科長把牌一倒，是個卡七萬。「獨個七萬都未看到，真靈了。」

王科長笑了，姨太太也笑了。

縣長轉怒爲喜，咯咯的笑聲特別的響。一堂人都在笑。只有陳懷新却氣急了，把牌一倒，叫他背後的四姨太太

搓，他起去了。大家又出了一陣大笑。

門開了。「報告縣長！鄉下人又聚在衙門前，要見縣長。」

縣長立刻收出笑容，眉毛繃了兩下，顯出了很有手腕的樣子。把眼由牌移在衛兵身上掃了兩下。

「有多少人？」縣長慢慢的說，彷彿邊說邊在想。

「多呢？！大概千多吧！」衛兵也繃了一繃眉毛。

縣長用手摩了一摩大肚皮，眼子轉了幾下。「說我不濟在。」

「縣長老爺，這次大概不行，他們說非見不可。」

縣長沉吟了一下，就向他身邊的韓科長顯出笑容說。

「韓科長，煩煩你，出去會會他們。他們不理，可以用法子對付。」

韓科長出去了。牌聲又響了，笑聲也大了。

(四)

衙門口，雖被太陽直射的光線雄壯了好些，但總顯得有些不景氣。

衙門口圍滿了好些鄉里人，臉上雖都帶有幾分饑色，精神却非常有力，背筋漲得有指頭粗；拳都握得很緊。

牆上的麻雀是靜悄悄的，不敢飛出來也不敢叫一聲，空氣太凝固了一點的緣故。耳門中的衙役，在門孔眇了一下，又很快的掉了進去。

韓科長由一羣衛兵護了出來，立在高石坎上。

韓科長是本地人，還很認識幾個鄉里人。

「張老伯！」他一眼望見了張鬍子。「你年紀一天大一天了，身體好嗎？」

「托科長的福，也還好。」張鬍子很恭敬的。

韓科長問了好幾個老年人，態度都很溫和，笑得發聲，老年人來是氣沖牛斗，這一來都氣平了。只有青年人着急，等不得；他們的嘴動了好幾次，血也沖了幾回。

「那個來談家場！縣長呢？」佔在角上的李大漢大聲的在說，帶了不少的怒氣，像大鐘一樣的響。

韓科長立刻收了笑容，八字鬚理了幾下，眉尖繃了幾次，用神的向角上一掃。「好久未見，談談都不可以嗎？」

他停了一下，話好像在肚內跑了幾週。「縣長因公出去了。找縣長有什麼事，說出來，我決定轉到。」

「還騙人，鄉里無水，這久不下雨了，沒有吃，找縣長想辦法。」小狗子的爸很重的說了。

「呵……」韓科長正要長篇發論，被周矮子接了過去。

「不多說！我們要親見縣長。」

「大家請靜下來，天旱這是天老爺的事，誰也沒有法，你們自的努力，把心放好一點，天自然下雨的。」科長吐了一下口水，「縣長也正急着，去想法子。你們回家

去，想着法子，縣長自然公佈的。」後面三句講得很用力。

「上面發的賑款呢？」李二娃的三叔很勇氣的發問。

韓科長有點怕，他連換了兩口氣。他心內很明白，賑款他也分得有股子。「沒有！有早就給你們了。哈哈！」

「笑話！」

「走狗！」

「打！」

下面一時蜂起了許多雜聲，都很怒氣的。韓科長很慌，但是表面很鎮靜，只把鬍子動了一下。

「你們不要糊塗！這是縣衙門！」科長用手幫了說話不少。

「不行！我們非見縣長當面說不可，」擠前了許多人。拳也揮起了。

韓科長見勢頭不好，他後退了一步，用手揮了一下。

「衛兵！把這些拉出去！把起事的捉來關起！造反！他不等回答，兩步就逃之夭夭了。只留下衛兵和鄉民在爭鬥。

(五)

田里起了裂口，黃得發紅。到處找不着一點水，吃水也要走幾里的大河底去提一半桶。

大地上披了一片焦黃，連一抱大的樹也枯得喘氣。

天是清的，太陽是紅的，顏色是很分明的。實在晴得太久了。

小狗子的媽瘦了，抱着小狗子的妹妹在哄着；小狗子拉着他媽的手要東西吃，哭得眼發腫。

小狗子的爸也更瘦了，連旱煙桿也不拿了。

「小狗子的爸，得想想辦法；我們算饑得幾天，小狗子和他妹妹小是餓不得的。並且小狗子的妹妹發熱得利害呢？」她盯着小狗子的爸在說，手是拍着小狗子的妹。「有什麼辦法？要求縣長，還打傷了好幾個，關起了幾個。」他嘆了一口氣。「有什麼法子呢？當完了，賣完了。借，朋友都一樣。發財人又怕我們還不起。」

小狗子的爸臉上的青筋漲得發光。他盯着對面的牆，停了一下。

「並且有米的，都留着賣高價錢；現在有錢也難買了。」

小狗子的媽有點發怒，因為小狗子和他妹妹哭得凶。

「那不是甘着餓死嗎？」

小狗子的爸氣更大，他的性情先前的很好的，現在變得暴躁了。「你這個東西！知道什麼，餓死就餓死，像死一條狗。」

她受了屈，心內很有點不舒服。他把小狗子一推，小狗子坐了一丈遠。又拍拍就給小狗子的妹妹兩巴掌。

小狗子和他妹妹都哭起來了。

小狗子的爸，很不舒服；望了他們一眼，嘆了一口氣，大踏一步出門去了。

(六)

外面雖然太陽更大，但是小狗子的爸總覺得輕鬆了許多。他穿了無數的阡陌，無目的的慢慢的踱着。他只望着田里嘆氣。

他止住了步，前面一座崇大的屋子立着，那是徐太爺的屋子。他望着屋子發了好久的呆，牙齒咬得很緊。

當夜，月色很明亮，夜色的羽衣，似乎帶了一種白色。有一個執着一條扁担的人影在移動，從小狗子的家一直向着徐太爺的屋子。

第二天天未亮就有人網着一個人，向城里走去；沒有



人知道。

縣長很奇怪，爲甚麼放槍的人只那末一條扁担呢？爲什麼搶一斗米呢？因爲有徐太爺的名片，也不問底細，就拖出去槍斃了。

城里有人下鄉，鄉里人才知道那是小狗子的爸。小狗子一家子哭了好幾天。鄉里人都很氣得發昏。

一天一天的溜了過去，還是不下雨，搶米的事更多了，紅黑的朋友一天加多了一天。

鄉里有錢的人，都向城里跑，人們都感到極度的恐怖。

天還是那麼藍青青的，找不着一絲兒薄雲，並且像一天高了一天，簡直無有邊際了。



戰線風景

滌紫

(二) 在草原上抱了鎗入睡

戰線車站巍峨的西式建築，不久便現在面前了。鐵軌像兩條伸長的黑線似的橫在路上，一羣羣的士兵，都將鎗抱在懷裏，坐在鐵軌的枕木上休息，他們的臉上，還留着剛

纔殺敵的勇氣。各連的炊事兵，都在埋鍋造飯；炊烟一縷縷地升上天去，熱烘烘的飯氣，和黃豆芽菜的香氣送進鼻

來，食慾被強烈地引起，肚中更加感覺饑餓。我們卸下了鎗，在車站左旁的樹蔭下的草地上坐着休息。聽連長說，

今晚就在這裏宿營。

草地前面是一塊小塘，靠小塘那邊，是一個小村莊，村莊中悄寂無聲，沒有聽見牲口的吼叫，也沒有聽見一聲鷄鳴。屋頂上的烟筒裏冷冷清清，沒有一縷炊烟，老百姓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了，看不見一個，家家戶戶都是緊閉着門，一切都現出一種戰後荒涼的景象。

因為連上的米不够吃，連長令我和另一個同學去找老百姓買米。於是，我和另一個同學，攆起了鎗，準備到那小村莊裏去尋找老百姓。繞過小塘，迂曲地走過了十幾塊

田，便到了在草地上望見的那村莊了。恐怕有敵兵埋伏着襲擊我們，我們將鎗上好刺刀握在手中，東張西望，一方面尋找老百姓，一方面防避敵人的埋伏。

「小心點！」

「是的。」

我和那個同學互相打着招呼。

叩過了許多門戶，全沒有一點應聲，我們非常着急，但是不相信這村莊裏的人都跑得精光了；走到稻草堆前，便用刺刀去撥動，可是總找不出一個老百姓來。

「好了，有路子可找了。」我忽然發現前面有一匹犬蹲伏在地上，用一種低微的聲音告訴同行的那同學。

「對的；必定有人在那邊。沒有人在這裏，狗子也一定不會在這裏。」

那同學也像很有把握的回答我。於是，兩個人急急地朝前面走去，轉了一個灣，果然見幾個像叫化子的老年農婦躲躲閃閃的藏在屋角裏。她們看見我們，只很留心地吐

怔望着，看我們有什麼舉動，沒有半句話說，和這村莊一樣地沈默着不響。

「不要嚇得怕！我們是革命軍。」

我先用這兩句話去止住她們的驚恐，然後就開口向她們買米。她們以先有些遲疑，後來看見我們數出了米錢，並無惡意，才像放下心來。其中年紀較大的二個農婦叫我們等一會，她去拿米來。

等了一會那去拿米的老農婦已經轉來了；她將米交給我們，我們將錢交給她，成就了這樁她意想不到的交易。

她們半喜歡半愕地目送着我們，我們提着米循着巨路走回來。剛走出村莊，忽聽得一聲槍響；連忙轉頭望去，見遠遠的麥田裏像有人影在動。

「敵人的埋伏！敵人的埋伏！」

同行的那同學慌張地對我講，同時，他舉起了槍作預備放。我也將槍舉起，裝進了子彈在鎗膛裏。

麥田裏更發動得厲害，忽然擠出幾個人來，撒開腳往遠遠的那邊狂奔。

「一定的！一定是敵人的偵探！」

那同學一面說着，一面扳動槍機，澎……的一聲射出去一顆子彈。子彈飛去後，那幾個人更跑得快，並且像在同頭望我們這邊。我手上的槍機也不由扳動了，又是澎……的一聲響開去。在車站前休息的隊伍，聽着槍聲，都急

忙站起準備，有一部分繞過了小塘來，個個都裝上了子彈，料着又不免一場戰爭。我們將米交給另一個同學去交給炊事兵，便提起槍往前去追。另幾個同學，在後面往前放着斷續的槍，給我們助威。隱約地見那跑的幾個人像被什麼東西絆倒撲在地上，於是我們更加起勁地追，雖有亂草和石子刺着草鞋觸過腳心，却毫不覺得疼痛。不久，我們便追到了，地面上跪着三個穿着單衫單褲的中年漢子，有一個的腿流着血，像是被我們射出的子彈擦過了傷。他們不住地叩頭，向我們求饒。我們走上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將他們一個個地拉起來用藤繩捆起，拖着一路走；並且，用手帕蒙住了他們的一雙眼睛，因為對付敵軍的偵探是應該這樣的。

「我們是老百姓！我們不是壞人！」

他們一面走，一面發抖地辯白。

「老百姓為什麼躲在田裏？捉到了還假模假樣嗎？狗東西！」同行的那同學憤怒地罵。

「我們確實是老百姓；因為怕拉伏才躲在田裏。老爺們饒命！這太冤枉了。」

「鬼話！為什麼你們放槍？老百姓那裏會有槍？不是偵探是什麼？」

我忽然記起那一聲槍響，這是很充分的理由，於是搬出來，看那幾個俘虜還能有什麼話分辯。

「這更是活天冤枉！我們那裏放過槍？」

求饒聲裏像已含着哽咽聲。我此時也有些疑惑他們大概不是敵軍偵探，他們身上完全搜索過，連半截槍都沒有，可是我們又明明地聽着一聲槍響，這事不是太蹊蹺麼？管他呢，只有帶到連長面前再說罷。

半路裏會集了那些準備應戰的同學，繞過小塘，回到了車站旁的草地上，將三個俘虜交給連長去發落。旁的同學圍着我們，彷彿羨慕我們這場功勞不小。

經過連長詳細的審問，始終從那三個俘虜口中問不出敵軍的情形；用了種種威嚇的手段，他們總不肯承認是偵探，口口聲聲說是老百姓。看連長躊躇的模樣像非常爲難，我就把走出村莊聽見一聲槍響的證據告訴連長，滿以爲這是給連長解決困難的，却不料連長笑了起來。

「這確實是冤枉！」他很堅決地給俘虜辯護。

「不會是冤枉！」我反對地說。

「你們聽見的槍響是證據嗎？」

連長臉上帶着滑稽的笑，這很使我們發急，等着他的下文：

「那是第一連的一個學生不小心，槍上走了火；那裏是他們放槍呢？」

連長這樣一說，我們才恍然大悟。站在旁邊的那些同學也都覺得這件事有些滑稽地笑着。我的心裏覺得很對不起

那受傷的老百姓，和我同去的那同學也紅了臉。連長見我們過意不去，便說：

「這也不能怪你們！你們下次碰見敵人偵探時，還是這麼樣的勇敢罷！」

他說罷，便將那三個老百姓放走了。

這時候，炊事兵已經煮好了飯，各連的號兵都將吃飯號吹起；同學們一羣羣地，各歸各的隊伍，準備狼吞虎嚥，填滿這經過了兩場惡戰咕咕叫着的餓肚。我們都蹲在地上圍成一個圓圈，熱氣騰騰的飯菜便放在圓圈中間。筷子很少，不够分配，於是我們想出一個辦法，將一根筷子折斷成兩根，這問題便很容易的解決了。米雖糙得非常，菜雖只有爛醬菜和沒有烤好的有豆腥氣的黃芽菜，可是我們吃着却津津有味，吃了一碗又添一碗。飯吃完後，時候已經近了黃昏；我們將盛飯吃的藍色洋磁杯，拿到小塘邊去洗，聽那淙淙的水流聲，見那斜陽的霞光映在水中的金影，這是怎樣美麗的所在！戰後的疲倦經這樣美麗的風景誘去，使我的精神格外興奮起來……

「你來看好東西，老陶！」

同班的陳同志將我的衣襟一扯，我跟着他走到草地旁坐下。

「什麼東西？」

「一封情書！又是你寫文章的好材料。」

他從懷裏掏出一個紙團來交給我，我將紙團慢慢地分開，見上面寫着一些不勻的鉛筆字：我們倚着槍共同展讀着：

親愛的俠：

在這戰場上的槍礮正奏着交響樂時，我伏在地上寫這封信；寫這一封最後的信給你。

自十八日夜出發以後，我們便沒有打過敗仗；乙地一戰非常勝利，現在又在S.C.站二度接觸，雖然還沒有結果，但我相信是只會有勝利的。唉，愛的！在這勝利之中，我就盡了革命者最後的責任。

槍彈穿透了我的左膀，一塊塊鮮紅的血，像玫瑰般般的血，在我灰色的軍衣上凝結着，一陣陣的疼痛好難過呵！我現在是倒在一個土阜下不能行動了！雖然我流了血，我却不悲傷；因為流血是勝利的象徵；尤其是革命的戰士，流了血才能衝潰敵人的陣勢，淹滅一切污點；我只有含笑而死，那還有絲毫悲傷？可是，愛的！這却苦了你！我希望你在那淒涼的月夜裏，在空庭中呼喚我的名字，招招我的魂；如果有陰魂的話，我一定要奔到你的面前，見你圓圓的面龐，聽你輕情的笑語……

前敵的礮聲又在隆隆地響，我想拿起槍衝上前去，但是已經不能夠了。

救護隊還沒有見一個來，這封信有誰送到你的手中呢？我只有盼望救護隊快來，好交這封信給他們投郵吧。

一陣疼痛，我的肝腸像在寸寸斷了！惟一的一隻右膀，也因為伏在地上寫了這些，有些酸痛了！愛鴨！恕我不……

——這封信到這裏就沒有了，想必是這位戰士因劇痛過度而沒有繼續寫下去吧？可惜信尾沒有他的姓名，又沒有他愛人的住址，既無法投遞，也不能退回原處。

陳同志告訴我：他是在一個土阜旁檢起來這封信，寫這信的人已經不在那兒，也許是被救護隊抬去了，將這封信遺落在地上。我默默地將這位無名英雄的信收進了袋裏，見暮色慢慢地蓋了下來……

吹過點名號後，我們便在草原上露宿，全身武裝都不卸下，因為防備着敵軍反攻。不久，四週都有呼呼地輕雷似的鼙聲響起，除了被派出去放步哨的同學以外，其他人差不多完全睡着了。長時期的疲倦合上了我的眼門，在恍惚中，我也在草原上抱了槍入睡。正是睡得很濃的時候，忽然一陣激骨的寒風將我浸醒，原來我忘記了蓋上軍毯。五月的天氣，白天裏雖是和夏日般的熱，深夜裏却同秋夜一樣的冷。望望天空，星斗已經暗換了不知多少次；再望望地上，一些武裝戰士橫東倒西地擠在一塊閉着眼，做

着他們從征的夢。聒耳的蛙鼓，像放機關槍樣的在水田中不歇的抖着，淒曼的蟲聲，由風中一陣陣的傳來；無數青蠅在荒草間散亂地飛動，頭上的衰楊千絲也在夜風中搖擺。像這樣的自然之美的夜，叫初度戰地生活的我怎樣睡得着？雖然澈骨的寒風，使我忍不住顫起肩膊，但我的睡眠，這時欲閉也不能够了。

我不住地打着寒噤，於是急忙解開了軍毯披在身上禦寒。月亮退在中天掛着，看這辰光，離天亮總還很長。我在袋中抽出了自來水筆，在月光下寫了一些事情在記事冊上面。後來不知怎樣在記事冊上塗了這些似詩非詩似歌非歌的長短句：

荒草間堆積着柳枝，
黑暗裏颯揚着青燐；
柳枝是我們的象牙床，
青燐是我們的琉璃燈。

衰楊千絲，
那正是珠簾深深；
銀漢百尺，
那正是羅帳沉沉。

鋼刀、槍枝、——無邪的情人！
且擁抱在象牙床上，
我們來吻個不停。

把深宵的美景收進了眼裏，把露營的情趣收進了筆底，這總要比一場瞌睡值得罷。

望着星斗漸漸稀少，望着月兒漸漸西沉，我默默地想着：「離天亮總不遠了。」腦中昏昏沉沉的，實在有些撐支不住，我倒倒下用軍毯蓋着的疲倦的身軀，等候着東方泛白……

不知怎樣，我在草原上倒下後便睡着了，等到同學喊醒我時，渾身都已被露水打濕。軍毯上面用手一摸，濕漉漉，光滑滑，睜開睡眠，不住地呵欠，便一翻身地站起來，各人跑到塘邊，取下腰旁繫着的毛巾，放在塘中浸濕，然後就在臉上措了起來，那一陣涼氣，真是沁入肺腑。剛剛把臉洗完，便聽見吃飯的號音吹起，從塘邊回到草地上集合，圍着熱騰騰的飯菜，狼吞虎嚥地吃了三大碗。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有火車轟隆隆的開到了，一列列破舊不堪的車箱，上面寫着「專裝焦煤」幾個大字；可是，那裏面並不是裝來的焦煤，乃是裝的我們的師長和政治部主任，另外，是些擔任宣傳和救護工作的女同學。她們一個個繫着黑裹腿，穿着灰軍服，橫身沾滿灰塵，臉上不施脂粉，倒真的有些像焦煤的模樣。

吃了飯後，師長同政治部主任便集合我們訓話，大意是叫我們還要鼓起勇猛的精神去將敵人撲滅乾淨。

不久，草地上已被太陽的光照遍了，前進的號音也奏得和太陽一樣地高起了，我們幾千年青的兵，又攜起行囊和槍枝，向前走我們要去的路。今天的目的是S坡；這地方離T車站聽說有六十里，預計不到天黑，我們的隊伍就會到達那裏宿營。



一夜

濮五定

「他媽的，這把年紀了，還要來受氣，挨打。見過的世面多嘔，沒有看到鬼子這樣的狠心，手段這麼毒辣，鐵路工人在鬼子眼中還及不上狗，無緣無故竟任性用腳踢。」

李阿光混身弄得烏黑，滿面像塗上一層鍋灰似的，樣子够難看了，再帶着一股怒氣向外衝出來的神氣，高而急的聲浪，使人會疑心他是隻猛獸，當他哼着這些話句一直走到自己家門前的時候，他那五歲的兒子小毛直嚇得呆了。

李阿光吃鐵路飯快二十個年頭了，機車上的煤灰和油味嘗得不能算少，這點他倒滿不在乎的，祇是五年前兩塊錢一天的工錢給鬼子一來便減去八角，變了一塊二，心裏倒有點痛，一塊二那個數目到現在實足滿五年了，絲毫沒有加，這一點，是最使他怨恨的，再看着這條路上服務的同胞一天天的減少下去，同時見到鬼子一批批的增加，愈使他難過起來，尤其是看到鬼子動武打自己同胞的時候，心裏酸溜溜的，今天他在檢查機件的時候，不知怎麼鬼子提起皮鞋腳來踢他，他恨得頭裏發昏。

但恨得發昏有什麼用？連開口的餘地都不容你的，如果反抗一句，會使他更受不了的，好在離開了工作地方

他有的是嘔，會講的是話：「他媽的，老子如果沒有老母和家眷的話，拿自己的血來和你拚一拚。」

李阿光終算有一個家，那幾塊工錢也够給他的老母，妻子和自己吃嗎？傢具又少又破，但也可以使用了的；房屋固然矮得不像樣，而且太嫌小一點，不過落雨落雪還不至於怎樣的滲漏；老婆的脾氣雖老和他反對，生出來的兒子小毛倒也不見得難看，就是嘴歪一點，這也不在乎的，總之，一切都好商量，都好馬馬虎虎的過去，就是鬼子在他的眼前看不得，一看就生氣，心裏終是不舒服，那種咒惡，蠻橫，狠心，毒辣，深深地登記在他腦海裏，據他說，這印象到死也忘不了的。

他天天上工，下工，往常上工終沒有下工起勁；上工時家裏似乎有一條繩，拖住他不肯放走；兩隻腳慢吞吞的，一點也覺得不樂意；下工呢，家裏的那條繩似乎又在使勁的把他拖回去，兩隻腳又快又輕，很高興，這天的他却有點兩樣，自己的身體固然依舊像掛了帆的船，颯颯着回去，但風有點不大順，船身會搖幌，帆也失去了効力似的，他知道原因不怎麼多，那很重的一腳踢起來的毛病。

「乾脆，一脚踢死了也好，做了鬼也得顯點顏色你看，」李阿光又咬着牙根哼出來這麼一句。

天色黑暗下來，他覺得今天的天黑得特別快，一進門就罵老婆不打水，繼而一想，什麼事都怨鬼子不好，兩塊錢一天的時候不是有一個老媽子幫着嗎，況且又沒有小毛，小毛的命也壞，早不生，偏偏在四年前鑽出肚皮來，什麼事都不順手，一切事都有頭緒的和他搗蛋。

「水，水，這麼慢！」

其實不算慢了，他的妻的腳雖小一點，可是那麼大一盆的水也不容易端，應着他的喊聲也放在桌子上，並且拿來了半塊肥皂。彷彿她知道今天丈夫的風不順，擺開小脚便走開，否則，盆裏的水潑到自己的身上事還小，互想吵鬧起來要受到警察鬼子的干涉可弄大了事哩！

「水這麼熱，燙死人，他媽的！」他的妻拿水也不止一次了，熱度不見得會比平常高些，今天的李阿光可能這麼講，因為他血的溫度比平常增加了好幾倍，皮膚也隨之而發燒，因之感到水的溫度有些，有這麼些理由，倒並不最不合理的感覺。

老婆不睬他，他也就多事了，他想到底這事不大，犯不着爭出什麼大道理來，鬼子的事記住，用點腦筋這上面去纔對。

他把那身變了黑色的青布短衫脫下，滿臉的黑灰也掃

去了大半，只留下一些痕跡了，但在那暗黃的煤油燈光之下，還顯得有點怕人。

桌子已搬上了好幾隻大碗，還有一個綠色的瓶，不用說是酒了，飯、菜，是不見得好的，但也不壞，而且看起來味道也不差，他的老母盪了嘴多起勁的一上一下，還拿一點給小毛吃，李阿光喝了幾口酒，黑而紅的面龐變成了紫色。

他剛拿起飯碗送到嘴邊，同值班的王寶富跑進來了，臉上的顏色是差李阿光不遠，神情很緊張，兩隻眼睛向他們合家大小一溜，便張開嘴來大叫：

「阿光哥！真氣人，我們還不及朝鮮人，今天我便給辱罵了一頓，媽的，我們非但受鬼子的鞭撻，還得受朝鮮人的氣，就是亡國奴吧！也不應該給亡國奴欺負，我們簡直還在亡國奴之下，我不想活了……」

兇狠的口吻，激烈的聲浪，王寶富指手劃腳說着的時候，李阿光立起身來，祇見他拳頭向桌上很急的一放，砰的一聲把菜碗都振翻了。

「好！我們去拚命，我也不想活了，朝鮮人憑什麼理由也欺負我們，資格老，是不是？他媽的，我們……」

他提起手還要搖下去，小毛喔的一聲哭了，他的母親也呆了起來，他的妻連忙扶起兩隻翻倒的碗，一面拖住小毛：用了害怕的聲調說：

「幹麼呀！發了瘋般的，低聲點吧！別驚動了警察爺，那才糟哩！」

「你懂什麼？你的男人還趕不上亡國奴，你就是他的老婆，樂不樂？小毛！你再哭，讓我來打你這小亡國奴。」

小毛便不哭，也不敢哭，母親，老婆也不做聲，王寶富知道了一點利害，輕輕的嘆息，李阿光見了這種情形，那一般勇氣也就飛走了，別的倒不要緊，他一看王寶富不作聲，也就祇有靜下來，因了這，空氣反而緊張些，似乎另外感到一種莫名的悶氣。

還是，王寶富先開口：

「阿光哥！你知道王明海一起九個人怎麼了？」

「咦！想起來了，今天爲什麼沒有見到他們上班？你知道嗎？又加了好幾個鬼子啦！工錢都是兩塊多，這可怪了，他們幹麼不到，停三天便要開革啦！」

「他們昨天晚上全都被抓去了。」

「怎麼？被抓去了！是什麼一回事呀。」

「而且聽說在今天下午全數被活埋了。」

「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聽說是這麼一回事，前天晚上，王明海下了工，被另外一個工友拉去玩，在三個鐘頭之後，便遭了這次的不幸。」

賭博，在我們眼裏本是極平常的事，現在這樣悶氣，

不拿它消消遣，有什麼辦法呢？

這天王明海身邊只有三塊錢，他的朋友說儘够了，祇要够，即使朋友不拉他，他也要拉朋友了，所以他便決心跑出去玩一下。

首先跑到酒館裏，他兩個講好祇花一塊錢，並且最多半點鐘，因爲光陰是寶貴的，所以吃得非常快，剛立起身來想走，那邊有幾個同事便先打招呼，兩個人看見他們還沒有去，也就湊上了，索性在酒館裏接好頭，什麼地方安靜些？什麼玩意兒比較不響？他們商量好了，一行九個人，不聲不響的走出酒館了。

他們走進了後街角落的一座小房子裏，慢慢的一個個的塞進去了。

就在這小屋裏的賭博，想起來也不見得會有大風浪，世間想不到的事本來很多，在這裏似乎更要多些。

「噠噠！開門！」

門外突然起了強烈的敲門聲，屋裏的人們頓時停止了他們的工作，大家都很恐怖，誰的面色都顯得兩樣，叫開門本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偏偏他們起了不平凡想像，他們從別方面的消息和事實預告着有不幸的事件將臨到身上來，危險兩個字早已播在他們的心田裏。

「快開門！噠！噠！快開。」

一個工人把燈滅了，房子裏更可怕，九個人都想奔逃

，可是紅帽邊的憲兵已打破門湧進來，九個人當時都被抓住：

「好！你們開什麼會議，反動，好利害。」

這個罪狀既宣布，任憑用什麼方法也逃不了死，最慘最經濟的是活埋，所以，今天下午，王明海他們也活埋了。

王明海比較硬一點，也沒有用，他是最後一個死，聽說他看到伙伴們一個個被鬼子們把泥土蓋上時那種慘酷的情形，他曾這樣地大聲喊着：「我這一滴血想不到流得這麼沒有用！同胞們！你們快拚命吧！別和我們同樣的死得沒價值。」

x

x

x



李阿光聽到了這個消息，很堅決的說！

「老王！我不願再在這個地獄裏活下去，我願捨棄了故鄉的一切，到關內去工作，等收回東北之後再回來。」

「我也和你同走，我受不了這種蹂躪。」

天剛有點發亮，李阿光和王寶富捲起了行裝，王寶富本來是獨身，用不到顧慮什麼，李阿光在開始走出自己的大門時，對着老母和妻說：

「進了關有可靠的工作之後，再來信叫你們，好在關內新築的路很多，不會沒有希望，明天你們去報告說我失踪了，戶口籍上好註銷，也好省了以後的種種麻煩。」

兩人跨上了長蛇似的火車，蜿蜒地拖出他們的故鄉，晨光漸漸的亮了起來。



這是一條苦路

方家達

——寫給明飛

明飛：這是一條苦路，怎麼你也不知不覺地走到這條

路上來了！在××我和你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知道你對於文學有興趣，又因我早已走了這條路，每天和你在一起，談話看書都離不開這條路，你好像無形中受了我的影響，對於文學更加愛好，而且開始寫作，要是世上有「天才」這回事的話，那麼你確實有「天才」，你寫得那麼快，會把握題材，應用文字，每天埋頭在燈下寫作到深夜，第二天笑嘻嘻的給我看。我與你分別到上海來，剛才接到你寄來的一大疊在報紙上面發表的文章，我一篇一篇的看完了以後，我歡呼了起來，明飛！你的文字真是「一日千里」，進步得多麼迅速，文筆是那麼流利，思想是那麼正確，你說你以後決定將此生獻給文學，將自己的苦痛，不，社會衆的苦痛，用你的心血腦漿塗在紙上，……你是已經不知不覺地跟我先前一樣走，到這條路上來了！我知道你和我一個型，有一個倔強的皮氣，你說一句是一句，你是決不回頭的！明飛，我為你感到欣喜，却同時也感到無限

的憂慮，因為這明明是一條苦路呵！

這明明是條苦路呵！

幾年來，自從我走上這條路以來，我的苦痛並沒有減少，反日見增多，我的頭腦像架機器似的轉動着，外界的事，只要我一看見或者聽見，就馬上爲這一架機器吸收進去，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也在我心中旋轉，敲擊我，鞭策我，我不得不又提起那支可愛又可怕的筆來在白紙上消磨我的生命。

那支筆，真的，我愛它，我又怕它。

是的，我愛它，我將永遠的愛它，它曾經爲我傾訴過幾多不能對任何人訴說的苦痛，它曾給我無限的慰藉，同時，它也是與敵人抗戰的利刃，它也是喚醒沉迷大眾的警鐘，無論任何時候它總是伴着我，我無論走到那裏它從沒有離開過我，它給我的只是熱壯，沒有冷酷，它鼓勵我，同情我，安慰我，使我創傷的心，孤苦的靈魂得到一點溫暖，一點光明，一點希望。沒有它，我也許早已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

尤其是，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在我失業的時候，社會中每一種人群甚至於親密的親友，家庭，全用另一種眼色，另一付面孔來對待我，他們不特不安慰我，反用更冷酷的手段來壓迫我摧殘我，使我的週圍，更加黑暗起來。讓我摸索着度過每個悠長的日子，它，就只有它！挽救了我，它更加親近我，一刻也不離開我，它給我以希望以光明，和新生的勇氣。

這 我愛它，可是，明飛，我因為太愛它，我就永遠朝這條路邁着大步向前走，不回頭，這是一條沒有盡頭的大路，我走了幾年，還只走了極小的一段。這極小的一段，已經告訴我，這明明是一條苦路，它給我光明，慰藉，在另一方面却給我深深的苦痛。世間的事，原來全是相對的呵。

路 起先，和你一樣，剛踏上這條路，我是愉快的，這條路光滑平坦，兩邊有青葱的樹林，美麗的花草，頂上是蔚藍的天空，陽光溫暖而慈蕩，每個天氣是晴朗，不冷也不熱，可是，明飛，後來，越朝前走，天氣和景色漸漸變了，花草早已凋謝，樹林只剩蒼老的枯枝，太陽像一團烈火，晒得我吐不過氣，汗直淌，沒有太陽的時候，天是陰黯的，暴雨，還刮着狂風，我才知道這是一條苦路。

近來，我屢次咬着牙齒，我想擱下筆，不再寫一個字，我要朝後轉，我要退出這條路，我不能再向前走了，這

條路是太崎嶇太難行了！

也如你所說，我想回到我初踏進這條路，那個風光明媚的時候，來幾篇肉感小說，茶餘酒後的小品也成，但是良心不容許我這樣幹，一想到那些，在鉄掌底下喘息的同胞們的血淚，我又握着筆坐在案前寫起來了。

我想朝後轉，退出這條路，而這個思念剛起時，就為一種無形的力量，一隻銅鐵般的大手將我從這個思念中抓住，緊緊地抓住，我沒有退出的份兒，我不能向後轉，我只能再向前進，直到我最後的安息來到的時候。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我本來已消瘦的身體在筆槓下更加憔悴了，我的血肉全在筆槓下變成字句，我不敢站在鏡子前面，我真怕看見那付枯槁蒼白的臉色，和那雙為疲勞佔據的眼睛，我每地地拿取一篇原稿翻閱，在上面，每個字每個句子，不管好與壞，却全是一滴血，一滴腦漿，和我的生命。

寫作的人，尤其是在這個社會裡所得到的待遇是太殘酷了，心，血，腦漿的代價，還抵不得一個妖艷的女人一個眼波，一抹淺笑，你看有幾個寫作的人有豐滿的生活？大多數人全在醉生夢死般在享受，誰又來重視文學呢？！

而且，文壇亦如官場講情面講勢力講派別，一個開始從事寫作的人，想找到一個印出給大家看的地方跟覓事一樣困難，而只要「成名」以後的作品，就是放屁，也為

編者 記後輯編

編輯先生和書店老闆常做寶貝；我真忍不住發笑，明飛，你說是麼，文字這東西，也應該講勢力講情面麼？

這明明是條苦路，它會絞盡我的腦漿，吸乾我的心血，也許不久，我會在筆槓下喪失我的生命，然而我有一線呼吸的時候，我始終無法擱下筆來，我不能退出這條路。我要前進。

現在，我不能想出再多的話告訴你，也許有無數的話要告訴你，一時說不出，我只能告訴你，這是一條苦路。

這明明是一條苦路，你怎麼也走上了這條路呢！明飛。

但是，你已經走上了這條路，我就希望你的筆是前進的！

如何建設適合民族所需要的文藝，這個問題是非常的重大，在朱全紀先生的「文藝與教育」一文，他提出要建設適合民族所需要的文藝，須倚賴教育的功能。這個立論，很有研究的價值，希望讀者能參加作進一步的討論。

鶴見祐輔先生是日本的老作家，文字非常雋永，而郭衡先生對日文夙有研究，故本期所載「雨足球賽」一文，讀來更覺生動。

亡國的慘禍，是不堪設想的，讀施施鏡的「萬歲亭」一文後，令人不寒而慄！我們應如何自力更生，抗禦外侮，以圖國家民族之復興。

紀沅先生的「婚事」一文，是描寫一個不合理的婚姻的故事，這在城市中人讀後，也許會以為這真是一篇虛構的小說，其實，在北方的鄉村裡，正多着這樣不幸的事情，由此我們可知婚姻問題，在目前的社會裡，還得大家努力來謀合理的解決。

四川貴州的大旱災，是百年來所未有，情形的淒慘，在報紙上日有所見，雖未身歷其境，但確實是目不忍觀！黛梅先生的「旱」一文，就是描寫在旱災中所發生的一個悲慘的故事，希望讀者看了這個故事後，能盡個人的財力能力做一點賑災的工作。

再本期所載關於戲劇方面的一篇論文一篇劇本，都是很好的作品，特向讀者介紹。

中國青年

是青年的唯一讀物

▼ 每月一日出版 ▲

創刊號要目

- 我們對於國難應有之認識……………王世杰
指導青年擇業之重要……………嚴士佳
健全的身體與健全的精神……………姜琦
復興民族與青年之思想的訓練……………李耀卿
非常時間中國青年應有之動向……………胡萬選
唐才常傳……………管雪齋

另附有武漢各著名中學入學試題

每冊 價 洋 一 角
各地大書局均有出售

總經售華中圖書公司

—— 閱 訂 迎 歡 稿 投 迎 歡 ——

漢口江漢路後街

華華

花色專家

網緞 公司

賤特售

網業鉄軍
花色專家
過去成績
有口皆碑
今後貢獻
更是偉大
歡迎參觀
事實評較

電話 二九九二

路京南海上店寫



漢口善友廣告社經理

全國各種報紙廣告

- 部 品 藥
- △德華氏大補丸 每盒國幣一元五角 每打十五元 買一送一
 - △北平彬珊氏醫秘製
 - △保產育生丸 每盒二元 每打二十元
 - △復聰耳聾丸 每盒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 △天津岐芝堂出品馮氏救苦金丹 特價每盒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仲安無線電實業室

業務餘
修理收音機收音機
壞了
電話接洽
可撥二二五五六

地址 水塔後通和里五
十號

雲南會澤生氏白藥

雲南會澤生白藥(原名)白藥精

中央衛生署給證成字四三三號 惟有雲南白藥精有真正功效 惟有雲南白藥精出品方是真藥 惟有漢口韓奇逢藥房是經理 行軍必備 旅行香必備 軍警必備 運動家必備 學生必備 國術家必備 家庭必備 醫院內必備

(主治) 刀槍跌打 諸傷 止血 凡出血者 用開水調服 傷過重及筋斷骨折 不省人事者 服藥後二天零十二小時自行痊愈 用酒調服 若加用童便 效力更大 各種痧症 肚腹膨脹 煙瘴瘴癘 遇身浮腫 各種時疫 咽喉腫痛 氣閉骨絕 積寒咳嗽 霍亂嘔吐 精神衰微 惡寒炎熱 脾胃虛弱 心腹冷痛 大腸下血 瘋頭諸病 血迷心竅 (開水調服) 筋骨疼痛 手足拘攣 麻木不仁 半身不遂 (熱酒調服) 婦科各症 經水調服 外擦患處 瘡癤 (童便或開水調服) 各種毒症 開水調服 產後積瘀 赤白帶下 久不生育 紫黑成塊 (熱酒調服) 各種瘰癧 (童便或開水調服) 各種毒瘡 經水調服 外擦患處

注意大減價 漢口通平節餘法屬安南關稅照原價均按五折大瓶十二元減售六元 中瓶六元減售三元 小瓶四元減售二元 小包三角四分

河南開封三眼井四號 總發三號 雲南省護國街六) 持三區 漢口漢里 韓奇逢藥房 有限公司 電話 二二三四五號

韓奇逢藥房 有限公司 電話 二二三四五號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來稿關於發揚民族精神提倡中國固有道德之文藝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論著，譯述以及國內外民族英雄之傳記史實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長短不拘，以語體文為主，論著間亦採用文言，但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譯稿須將原書及著作人名出版日期等，詳細註明。
- 四、投稿者，須開具真姓名地址以便通信。
- 五、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權，如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來稿經揭載後，未聲明不受稿費者每千字酌致酬金二元至五元
- 八、來稿請寄漢口咸安坊啓昌里三號或武昌張之洞路二十三號收

價目表

每半月出版一冊逢二十六日出版每卷十二冊每年二卷	定價	郵	國內及日本南洋一帶	國外
訂購辦法冊數	價	格	分	分
零售	一	角	三	分
預定半年	十二	元	二	角
預定全年	廿四	元	二	角
	在		內	一元二角四分

奔濤半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發行人 王亞明

主編 魏詔

編輯 王亞明

出版者 武漢奔濤半月刊社

總經理者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經售者 華中圖書公司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地址：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面	半面
優等	封面封底內外面	四十元	二十元
上等	目錄版權前後	二十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十元	五元

廣告如用彩色價目另議

字書界之新聲



字書界之新聲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南京
漢口
北京
天津
濟南
青島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西安
蘭州
西寧
銀川
迪化
哈密
喀什
和田
阿克蘇
庫車
焉耆
吐魯番
哈密
伊寧
塔城
阿勒泰
石河子
昌吉
阜康
奇台
吉木乃
木壘
鄯善
哈密
伊寧
塔城
阿勒泰
石河子
昌吉
阜康
奇台
吉木乃
木壘
鄯善
哈密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南京
漢口
北京
天津
濟南
青島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西安
蘭州
西寧
銀川
迪化
哈密
喀什
和田
阿克蘇
庫車
焉耆
吐魯番
哈密
伊寧
塔城
阿勒泰
石河子
昌吉
阜康
奇台
吉木乃
木壘
鄯善
哈密
伊寧
塔城
阿勒泰
石河子
昌吉
阜康
奇台
吉木乃
木壘
鄯善
哈密

商務印書館